

萬曆板斛山遺稿

題楊斛山先生文稿



丙寅歲宛陵都峰周先生

來寓陽羨山中余偕同志

諸君踏伯際湯永道輩從

之游間常語及楊斛山先

生仕

世宗朝與渠同上封事觸
上怒被逮繫獄二人終始周
旋者幾十年臣節友誼歷
歷可紀心竊企焉而未續

先生所製義也越卅載為
丙戌歲余時以劍江令被
召西臺屈指

明興先輩典刑薛文清與先
生稱最矣遠臺長孫立亭

先生語余以上苑楊君者
先生嫡孫余亟拜之上苑
君出先生稿以示余余讀
焉大都皆周師與余陽羨
山中所語時事而發之為

篇咏者也丁亥歲余奉

簡命視醴晉東戊子夏觀風
關陝西安之富平先生故
里也聶令以公事來謁余

余循

憲綱事例首命之脩祠建坊
表揚節義為秦俗勸而撫
拾先生之遺編則周師祭
藁題咏在焉余讀先生之
文高先生之義因追我周

師山中箴誨之立口容宛然
如在能無今昔咍咤之感
與聶令遂合併柱竹之謂余
不可以無言聊述往事以
識歲月與同志者共云若

其疏言之慷慨激烈出於
忠義論說之精微玄詣得
於師傳歌詠之冲夷超曠
本於性真則觀者當自得
之余何容贅哉是為序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
史荆谿後學吳遠可書於
晉東之公署中時萬曆戊
子季夏月也

缺天啓才子名年序 又丁曆丁亥口口口
序 又孫王揚序
此方官中名習左

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傳

斛山楊先生諱爵字伯脩陝之富平人家故貧
母誕先生於媀家媀隣以火起群赴之則懸弧
室也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年二十始發篋讀書
無燈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有時之隴上耕即挾
書而讀意欣欣也兄靖少叅邑掾與前段令相
惡為直指使所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遂
并被逮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後尹見之曰奇士
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贖督之學年二

十八聞朝邑韓先生講性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韓先生睇詞氣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幾失之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督學使唐公校執首拔之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還其金客謝弗取請至其家舍焉以書經舉第三名己丑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奉使之肅府伊府吉府贄贈俱讓不授

世宗肅皇帝議禮多制作薦紳譴斥者甚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眼睛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劖葦肉鬻啖道傍假今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羸饑饉之艱上之司舍待罪得

旨下民部發賑全活以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美威福草奏將劾之為鄉人親昵以有垂白母在于是浩然請告歸居母喪一遵家禮廬墓三年冬月竹筍生兔馴饒人咸以為純孝所感云服闋堅以不起行部使者交章薦

之庚子秋

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以母故不得舒吾志此一
時也何為區區策駑駘為復補河南道監察御
史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媿媿數千言大
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
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政者諛郭翊國
賊為巨蠹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脩
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

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

挫折諫臣辭具載疏中

上震怒命錦衣使逮北鎮撫司推究乃掠備至先生
一無誣被劓梏鎖中尻肉綻若懸珠手割之血
淋漓下氣息奄奄昧惑不自省守者以為死矣
被覆之半夜汗如雨復甦東廠日更伺言連以
上有蘇校尉宣來心惻苦楚狀拾重瓦間合處
尋被笞禡辨事役矣時有張子者同室職納橐
餽得緩死部郎周天佐侍御浦鉉以申救蠶死
獄中守益嚴踰年工部郎劉魁再踰年吏科給

事中周怡成以抗疏下獄驢馬降心相與劇摩
脩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
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如是者五年乙巳
秋八月十四日

上虞脩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
與周劉由潞水逾臨清別而歸

上雖放此三人者其時熊太宰以諫仙箕忤
旨終未釋然後

詔逮之抵家甫十日也十月二十四日下

詔獄與三人俱繫復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先生
籌易與周劉飲謂曰今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

夕

大高玄殿火四發不可嚮適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
氏者次日釋歸為民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
其初若楚若不耐久之而鼎鑊湯火飴如食飲
抵家以教授生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
農人同其苦雖乏儋石之儲而瀟然無憂蓋園
扉中研心學問磨鑿精光展拓胸次真有涵人

寰空宇宙者而世上儻來富貴曾足以芥蒂其
日曉乎已酉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先生
不樂曰漢楊伯起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
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隆慶元年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孫
恒官左監丞

萬曆十六年秋吉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前吏
刑兩部右侍郎仙居吳時來撰

斛山楊先生傳

斛山楊先生余富平人也名爵字伯脩官御史
時以直諫顯世之人毋論識與不識咸稱為斛
山先生云當先生之生火光起自室中觀者咸
驚異之長而伉儷自立不苟為同異則斬然頭
角矣家世清修先生又穎悟絕倫以故不具束
脯從授經每耕之壟上輒挾册以從且讀且田
欣然無厭而其意則謂人當以聖賢為師取子
去就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時苑洛韓大司

馬方以理學倡明關陝先生獨師事之韓觀其
貌行朴如也已而叩其裏避席歛衽同時學者
皆自以為不及云伯兄靖故以掾中法無赦先
生徒步百里外為伸其冤械繫獄中吏卒苦之
甚先生從獄中上書邑令見而奇之出與語甚
恭推之食辭解之衣被則又辭亡何以弟子負
舉省試第三人明年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出
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其廉潔不污蓋天性然
已而授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義所不可乃移

疾歸會其母老且病侍湯藥不解衣帶母卒毀
瘠踰禮廬于墓者三年有冬筭馴兔之瑞服闋
復起為御史稜稜氣節諸貴近莫敢干以私者
而所覩時事不勝憤抗疏言天下大計有五其
要謂方今災沴頻仍歲惡不稔輔近侍從之臣
爭為軟語以媚上勲戚若郭劄侯輩又魚肉小
民以取大利土木之工十年不息司衡錢歲費
不止億萬計朝儀間闕大小臣工無有奉顏色
聆天語者緇黃末流至濫充保傳之選其餘言

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人人以
言為諱國家所以隆盛治蒼天意者似不宜此
疏入

上大怒即命鎮撫司窮治其詞拷訊備至定死矣竟
不死戶部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俱以救先生
箠苑獄中而先生身幽圜者凡五年適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歸里間

密旨命司隸踵其後甫至家而建繫者又至先生無
幾微見顏面即日從容赴北鎮司獄又三年而

始還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
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五十七歲而卒卒之前
有大鳥集于庭公指以語人此其揚震鳥乎兆
且在我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一等事做一等
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苑若干年

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先生光祿少卿并錄其後生稱大忠沒
有餘榮矣先生為人脛直不阿意而內實忠淳

一切所行務合道理故身履危地遇每坦途當
先生被逮之曰天乃風晦冥不辨色都士人驚
相告語以為楊御史風及火災玄壇聞空中言
宜釋先生

上乃憶先生疏釋之得歸里比再逮出關濱危甚矣
晉義士區壽亭侯祠祝先生老麟下仇士者負
匾持士竟匾遭回祿而隣屋宛然夫精誠通天
地而忠信格

九重此與區區口舌費阜囊中薄疏者可同日語乎

孫氏曰自余先大夫與余言及余所觀揚先生
行事之概其孤忠勁節爛然耳目無容論已方
先生繫北司而所著周易錄及中庸解俱的然
可傳世諸所吟詠無憤惋恹瘵語即漢所稱黃
霸何以遠過讀獄中疏草陳壅蔽勸寬容雖
萬死心無悔余爽然自失矣

賜進士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邑人立山孫丕揚撰

斛山楊先生遺稿目錄

第一卷

奏議

上世宗封事

隆治道疏

獄中諫書

序

獄中詩集序

雪夜吟集序

周易辨錄序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賀浮岩八十序

記

處困記

續處困記

傳

劉處士傳

蘇宣傳

楊處士傳

周主事傳

浦御史傳

葉叔明傳

葉烈婦傳

孤麋傳

第二卷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祭次女文

雜著

香灰解

宋忠簡公像贊

七月七

讀易

清明

劉秀才字說

書

與司官書

謝吳知府書

與楊知府書

與楊督學書

與汪撫臺書

與田主簿書

與原負外書

與原方畦先生書

與胡知府書

賦

夢遊山賦

行

惻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古柏行送王子言

山西行

書白樓詩卷

歌

七歌

患足疾為十招菟以自慰

古詩

四言古詩

五言古風

次杜少陵韻答人

采葵

贈錢員外緒山四首

贈人

哭姜郎中義泉二首

即事三首

五言律詩

雜詠五言律四首

獄中慰章秀才

勉仕男讀書二首

有感二首

有感六首

聞黃鳥

送忽百行

遣仕男歸家

謝信官

懷友三首

送尹商衡都黃門出獄二首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

送人出獄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雜作二首

謝人餽桃

贈姜義泉

第三卷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屋

送董允恭出獄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雜作

雜作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首

春日

奉和春興八首

奉和初夏韻二首

奉和初夏聞雷韻

奉和遷榻韻

次緒山韻五首

端午用杜工部韻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端午節

聞緒山出獄

贈人

夢浦竹塘

夢陳寮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有感

遣懷二首

謝人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述懷

贈人

詔獄言別

遣懷

閑作四首

懷緒山先生

贈人二首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有感

和聯翁看花詩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看花次聯翁韻

雜詠五首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送李明甫

遣德男歸秦

見童子頭插苦菜花索觀之作律

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劉子壽日

乙巳年八月云云

秋燕

遣懷二首

秋日

哭李石壘

送人出獄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月韻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答之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許由

思故人

送人友

寄田道充

送曹知府入關中

贈洪百戶并序

和大司馬聯峰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和聯峰喜雨詩二首 送春

冬至

送人

早春二首

次熙整庵老先生韻

除日二首

元日次晴川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聞次女亡

次緒山韻三首

次緒山懷友韻

元日

寄德正月初二日

送紀中夫歸秦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謝人賜鷺米

送甥張禹卿

雜詩二首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起病三首

有感

第四卷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贈蘇廷詔五首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六月六日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二日復擊擊京謁夷齊祠二首

澠池道中二首

謁比干祠

謁姜里祠

遣德男歸秦二首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柏一絕

葵初出二絕

柱杖二首

秋日

秋燕

送高六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尚泉張東臺

夜初

答友人忽天章遼東絕斷事

病中人有以詩慰使寬者次其韻答之二首

聞人赤肚仙口號

春日十二首

偶興五首

葵花二首

述思二首

獨酌

遣懷四首

送耿良朋四首

偶有感五首

乙巳年復入獄詠作五首

遣懷

雲

殘雪二首

慰章秀才

送趙大尹出獄

讀蕭處士行狀

初聞黃鸝

送人歸秦

送緒山出獄三首

寄德母

送張本禮歸三首

哭翟尚書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懷緒山

謝郭平安惠衣

送趙白樓

張公弼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和人韻四首

讀詩經衡門篇

黍離

幽風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送人出獄

送人歸蜀

示姪休四首

謝人賜鷺米

閑作二首

哭浦周二公

禹卿歸秦仕兒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贈人

讀微子篇

送孫寺丞二首

九月節

獨酌

夜夢四老人

憶白塔寺老僧號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夜夢孔明四首

哭姜郎中

詞

有感

踏莎行

雜作

踏莎行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園中聯句酌酒

復酌送巽峯出獄聯句

語錄附

論學

漫錄

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疏

此先生行人出使時疏故附

第五卷

詰命二道

隆慶元年正月初一日

萬曆二十年十月廿六日

行實

由天性撰門生舉人知縣

斛山楊先生傳

吳時來 謨 左都御史

斛山楊先生傳

孫丕揚 謨 右邑人 郎 戶部

墓表

李 禎 謨 尚寶寺卿

讀楊斛山先生文集記

吳 楷 謨 巡 監御史

碑記

忠諫流芳坊記

吳達可 謨 巡 監御史

祠堂記

維 遵 謨 副都御史

祭田記

蔡 駿 謨 同年御史

祭文

楊繼盛 同門

周 怡 東吳友人

劉光國 巡按御史

馬 理 光祿寺卿

王 廷 兵備副使

胡 松 右叅政

輓詩

五言律詩

梅守德 都御史

惠孤松

七言絕句

龔 澁 同年御史

周怡坐槐下二 吏科給事中 趙正學

馬理

七言律詩

羅欽順 吏部尚書

龔湜

韓二憲

周怡 又別去

趙卿 總兵

馬理

崇祀鄉賢呈稿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一



仁

奏議

上

世宗封事

題爲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
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
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
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
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其細而

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
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
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
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
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
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譎面諛公肆欺罔士風
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
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
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
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

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

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恐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

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未入秋

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

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

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太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

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

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

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

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

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

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
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
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
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

太甚者此其爲害治之大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
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
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
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
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
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廓耳共計
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
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解山遺稿卷一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廢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堯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

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
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
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

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

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
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

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傳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

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昇諸迂恠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
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

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

此於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其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

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

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祐則莊敬日彊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
可遁逃其爲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
切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題伏候

勅旨

獄中諫書 藁具而未上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也上畏昊天之神鑒臨下畏臣民
之瞻仰雖德盛功高而其惟日不足之心未嘗不求
賢納諫以盡事天撫民之誠而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焉忠臣之事君也雖當道化熙洽之時猶不忘
訓誥保惠之勤而防微杜漸之惟謹惟恐一念一事
之差謬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古今稱舜者孰不以
爲天下之大聖乎其聰明睿智出於天性若無賴於
臣下之匡輔取善以自益矣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不以已

德爲已至而從事於咨諏察納之無遺蓋知一念之
趨向則聖狂治亂所由分而不可以不慎焉是聖人
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
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益戒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夫舜豈至違道干譽拂
民從已者哉又豈至好慢遊作傲虐如丹朱者哉禹
益不以其君道隆德盛而忘傲戒之勤懇如此是人
臣保治無窮之心而爲尊君敬君之至也虞廷君臣
都俞吁咈之相與如手足腹心之一體而成文明熙皞之

治後有作者弗能及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召公告武
王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訓成王亦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古聖哲之臣所以輔養君德而成功業之盛
者孰不切切焉欲其君以聽言納諫爲心乎漢武帝
之臣有汲黯者自言有狗馬之忠願出入禁闥以補
過拾遺又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譽順從
以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言奈辱朝廷

何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爲已任君
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
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於三代者有由然也歷
代聖賢之君莫不樂聞規諫以來天下之善以防壅
蔽之奸至秦始皇父子惡聞過失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遂至上下判隔遠近乖離匹夫一
呼天下土崩不二世而國不守矣我朝

孝宗皇帝時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獄中鎮撫司本上

孝宗皇帝問左右當何如批行左右對曰此人狂妄當答

之以示懲戒

孝宗皇帝特批釋放因語輔臣曰李夢陽本內事干戚曉
朕不得已下之獄左右欲朕答之者朕知左右之意
矣蓋既得肯必密喻重笞置之死地以快中官之心
而使朕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不忠一至於此輔臣
對曰陛下此心即堯舜之仁也是故遠而虞夏商周
之聖君及漢唐以來之賢主近而

孝宗皇帝皆

陛下所當取以爲法而秦以誹謗二字箝天下之口以自

取覆亡之禍者又萬世所當深戒也以任諫而興以
拒諫而亡臣往年疏中亦嘗爲

陛下言之矣不知

聖明亦曾垂覽否乎天下猶人之一身焉人之血氣不周
流者必死天下之勢上下之情不相同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情得以下達而免
於覆亡之禍焉昔人以爲功多於汗馬之勞者謂能
消禍於未萌也孔子曰臣之事上也進思進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
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當不義則臣
不可以弗諍於君子不可以弗諍於父孟子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
語齊臣曰齊人無以仁義語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
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大哉孔孟之言真萬世致治之道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自嘉靖十一年以病居田里者八年餘量

能度分安自退處已絕無用世之心矣

朝廷起臣於畎畝之中而授之職既又以罪下獄臣一時所着衣服非度

聖明不即誅死而惟笞以戒之此猶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養生成而已栽培傾覆之殊用天無私喜私怒於其間也風雨霜露無非上帝之教笞以戒臣而全臣之生孰非

陛下之仁乎

陛下於臣已廢而復起之當死而又生之其浩蕩無涯之

恩德始終於臣者可謂至矣此臣於垂死之餘猶哀鳴之而欲

陛下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隆欲竊效古人屍諫之忠而盡臣愚犬馬之報於萬一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又尚記東廠使記臣衣服然其來者二人焉臣未知其姓氏自此以後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更迭往來未嘗不日在臣之左右凡爲臣所經過者將百人焉臣心知其爲東廠使以覘臣者而口未敢言

臣又察其意向似有記臣言語動作以傳聞于

天聽之下之意焉不知果有此事否乎若誠有之臣不勝
惻怛悲感之切至而願昧死以有言此非

陛下盛德所宜爲也古人有言君道貴明不貴察

陛下以睿智居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當以正大光
明之道化成天下平平蕩蕩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股
肱耳目托諸臣佐生殺予奪付之公論不宜偏有視
聽作爲之私小而使羣下得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况今夷狄侵侮兵政廢弛工役浩繁財用

匱竭暑雨祈寒生民嗷嗷君子小人孰爲當進孰爲
當退朝政敷理孰爲當廢孰爲當興一日二日有萬
幾之繁孰非

陛下所當深察而遠覽者乎釋此不慮而注意一狂言獲
罪之囚犯此何心哉若

陛下以此察臣之心移之於兵政之廢弛財用之匱竭生
民之嗷嗷君子小人之當進當退朝政之敷理當廢
當興念茲在茲與公卿賢士日講論之而圖處之心
常如此實爲

宗廟社稷之福萬方生靈之慶也况臣當日所言雖出臣
愚昧之見而一時芹曝之誠亦未必無可採擇而施
行者若

聖明留意而臣言有補於

聖政萬一雖誅死即不朽矣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棄藹蕘故能極
其聖伏願

聖明留心焉又臣初下獄時鎮撫司官倪民孫綱以

聖怒赫然之下臣罪深重一時不令臣自通飲食惟日給

臣以官米臣又不便所食又病幾死後陶某等許臣
家人自送淡粥麪湯日得二餐今四十五月有餘矣
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

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諸臣不欲置臣於死
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為忠於

陛下者也近東廠復三四人來獄中鎮撫司自官吏以至

守獄校卒皆戰慄傲懼日夜戒嚴復絕臣飲食似有
欲臣速死之意臣今一死雖無所惜誠無所難但臣

愚慮謬絕飲食以置臣於死決非

聖心所欲爲竊恐有譎張爲幻者過爲訛言恐動衆心使
至於此則事未可知伏望

皇上洞開日月之明照此幽隱之地若臣罪當誅即明正
典刑肆諸市朝以爲人臣事君不忠者之戒若察臣
忠悃憫臣狂愚罪從末減或遠謫邊戍放歸田里此
又

聖主宥罪赦過之洪恩非臣負罪深重者所敢望也惟
聖明早賜裁處臣不勝兢惕懇切之至謹具書昧死叩首

叩首

獻

獄中詩集序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既而緒山錢子白樓趙子皆以
事相繼來繫既經冬共慨時光云邁舊學易荒咸願以文
相會輔於是錢子讀春秋趙子讀易予以困病弗能自強
亦間佔俾於禮經庸學語孟諸子百家數相論難情興感
觸發爲詩歌古風近體各有所得歲月既久總成一帙錄
藏巾笥意不在詩與文而在無忘今日患難相與之心也

故吾三人每相聚語未嘗不嘆相遇之奇而幸其相處之
益也古者大聖賢之心學淵源相與神交默會故有誕先
登岸不假於困窮鬱抑而後成然以動心忍性熟其所存
精其所履而優入於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
吾觀錢趙二子景希先哲探討幽秘疊疊不厭他日行所
學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業其與涵養家熟而措
諸廊廟者何異耶顧予庸疎多罪劣於振拔幸得竊其影
響補愆省咎而僅北於折肱知醫之萬一焉夫以多凶多
懼之區而爲進脩之地者亦在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時

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書於獄中

雪夜吟集序

余與錢子洪甫同獄中得其父心漁翁所著有雪夜吟集
而相與序述發揚顯心漁翁之心與行而可與傳後者多
海內之名士余讀之不能不有所感於心也天賦人以如
此之明識乃復阨之使弗得以究其用心漁翁之曾次其
過於人者亦多矣詩歌琴簫之類且不過玩此一種之樂
趣以養其悠然自得之性情而忠孝大節乃其平生之懷
抱今詩歌中往往見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樂

於樂天知命者矣夫有大抑鬱必有大亨通固理數然也
吾觀心漁翁之子孫濟濟多英才而長子洪甫進士方任
刑部員外郎以學行知名於世天其有以慰心漁公之心
乎

周易辨錄序

予久蒙幽繫自以負罪深重憂患警惕之念即夙夜而恒
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蒙管窺或有所得則
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畧具矣因各
曰周易辨錄繫辭曰困德之辨也吾以驗吾心之所安力
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爲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
死之餘萬萬所不敢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爵謹書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汪名尚寧先與程家立嗣後復

嘉靖乙丑年封君之子廷德與爵同舉進士官行人司行
人交與日深廷德不以爵不肖取爲同年友壬辰年爵以
御史謝病歸廷德以年不與科道舉歷部郎補充州府知
府庚子歲爵復承之前職廷德入

覲京師復會于燕山客舍中叩其所造淵乎未可窺也次
年辛丑春爵以罪下獄踰五年爲乙巳秋蒙

因宥爲編民廷德以吾陝兵備守潼關過於塗次未幾爵
復以罪逮北行事出不測遠近震駭廷德送傳舍握手以
別丁未冬爵復蒙

恩歸田里時廷德移守慶陽致書林下謂其父母年高凡
吾同好者當有言以壽之夫人子之善父母之善也廷德明
識器宇自其弱冠時已若素定然歷官所至仁澤義聲聞
于海內爵實於陝民同在漸被中孰非封君暨太夫人德
善所及乎爵願祝封君太夫人曰公有賢子行道濟時惟
天眷德自古若茲公之夫婦耄期稱道公之夫婦壽考無
期耄期稱道壽踰百齡子子孫孫承于無窮爵頓首再拜
祝

賀浮岩八十序

御史龍谿督子學父浮岩公壽登八十親友以公賢德享
壽子孫克肖咸願往賀予爲先之以言孔子曰仁者壽解
之者曰靜而有常故壽浮岩公常侍父病致憂三年心不
少懈父歿值歲歉未克舉葬衰經不去身者八年餘致哀
於父致養於母兄弟翕好同飲食者五十年此其心與行
豈易及哉蓋崇本篤內爲閭然以修之賢者也蚤事詩書

甕甕不厭開諭後學多所成就即子學爲關輔名士可知
矣周人之急不吝所有稱人之善忘其所短謀人之咨不
踰於道有司知其賢俾以冕服與鄉飲酒禮大抵虛中循
理莊重凝靜固所以致長年揆公素履其完復天則培固
真原而周旋矩度者率由此道今其耳目聰明動履強健
則又壽躋未艾之徵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爲浮岩
公壽

記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
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
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
戒嚴未少踈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
爲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毀敗之
餘形狀變變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
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
爲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

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死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

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爲冬衣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僮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切夫未嘗以困苦廢忠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

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
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
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
鉉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
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
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筭移就
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
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
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

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
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畧及所著全陝政要集繫
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
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
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
絕跡仕進其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

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
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
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

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鉄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

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夫非積素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沲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

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予下獄蒙答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爲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爲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頌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

與頌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子三人俱蒙

恩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予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蒙

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笞

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
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答幾死予皆別有傳以
言三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
宜題本答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
於已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予所具毡履以禦寒者悉奪
去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
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歛足左右顧瞻如於
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
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

於人乃寘生於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
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
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應之
自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
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
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
丈處藏吾天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
告予俟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頃之至廠
蓋頃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

使

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時者順之至殿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子困於柵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燃燈若有所待子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鈇鐐聲既又獄卒繫柵木群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鈇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子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校者走門內告予以二子使問候子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會次矣煥吾順之各居一屋皆在子屋後左右南向廁門在子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順之登廁過子屋戶板扇

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順之相勞苦予問順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順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一簞食豆羹章以自溲畜至是順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群玉屑安能甘此侮汚爲全瓦礫耶或以順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順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

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怠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繁髯方面從傍聞之怒罵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頃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魚一人敢相見門外饑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童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

間以乾饌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桎鎖困若聰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荅

上王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
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
尹相林廷壘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
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皆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
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
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
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樞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
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

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
藉口於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時
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
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頓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
以罪累

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己巳年季冬望
日書

傳

劉處士傳

觀庵劉處士諱克字養吾號觀庵世居泰和縣之城西十
世祖諱某宋嘉定間遠今雲津書院觀庵子即其遺址緝
理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仕父諱某以鄉舉歷典
金華麗水績溪教事陞永福縣尹轉賓州守未之任卒母
蕭宜人生觀庵子兄弟四人觀庵其長子也據狀觀庵子
多懿行今不詳述述其所難能之一事焉觀庵子母蕭宜
人病觀庵子割其股肉煮羹以進母不知其爲何物食之
而病愈嗚呼其心可謂至矣其行亦人所不易及也觀庵
子之事親可謂病致其憂而篤於孝思者矣其德善爲邑

侯所禮重諸名公所歌詠而於風教之助不淺也配歐陽
氏二子師洋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生員某次適某觀庵
子生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嘉靖癸卯年正月十二日卒
壽六十五歲卒時其弟工部員外郎晴川子以諫止工役
下獄中聞訃哭稱先生曰先生素多病豈非聞吾憂難重
其憂心而至此耶即痛恨不食時予與吏科給事中太平
周子同繫獄相與吊慰之乙巳年秋俱以

恩溥歸田里既又復蒙拘至是晴川子以觀庵狀示予即
獄中讀之而謹書此尚冀

皇仁浩蕩當宥罪赦過之期晴川子持以歸而表諸觀
庵之墓亦吾與其弟父同幽難之心也

蘇宣傳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
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
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
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梏鎖右脛前爲梏木轉磕成瘡
宣自以手起梏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
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以

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
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
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
役予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
當開廣心曾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宣送予至通州同宿舍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
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
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

煮羹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不可爲

楊處士傳

楊處士歿時其妻王氏年二十四歲子棟甫四週王氏撫育訓之以正自稱未亡人者二十六年年四十九以病卒病時子棟割股肉煮羹以食之竟不救此可以驗王氏盡婦道棟盡子道王氏可謂節婦棟可謂孝子矣秉彜好德

人心所同風聲所及孰不興起而爲世道之益亦多矣

贊曰

於維節婦秉鍾純美身履八道死而後已天實佑之俾生孝子並言休譽於千萬祀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

號頌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

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

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相鎖晝夜困苦間伺驚惕罔敢踈寬坐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覆襪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畧曰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脩省凡 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

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 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 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

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

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均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默然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

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
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
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答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榷囚天佐體幹細弱
其手措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鉄鍊貫桎目中令不能轉
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
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

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
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
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
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答之甚重兩髻爛
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
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
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雨屍
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

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日子
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
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
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
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
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廁所往來
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
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
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

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頰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
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
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
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
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精風神清秀當謂
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
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
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
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非藏而

脩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
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
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
易也顧以脂膏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
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
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
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焉嗚呼天也命
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浦御史傳

浦御史名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登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
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
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祿同
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冠帶閑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
職家居嘉靖己亥

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 詔起用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次年冬奉

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直平易又

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
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
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
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謹論
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而治
道隳比見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
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放寘諸朝著
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退思補過上不負
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
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有

旨御史浦鉉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獄擬
以不當救爵之罪

詔答一百與爵同祗鎖七日而死鉉初在陝被徵秦民間
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携幼滿其車下至車
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
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
車過華陰鉉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

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
別鉉以詩慰之有澹溟鈞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
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
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曾次矣蓋鉉爲人磊落光明
與人交有懷必吐一物盡其誠施爲闊大畧無瑣細苛刻之
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
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
脫二句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
歛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

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
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七
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
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畧無嗻嚅卑下
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笞踰
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
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
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
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胥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

縣知縣言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
焉其庚子歲秋爵被

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傑也
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
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
至已奉

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
死而哭其屍於獄中嗚嗚呼鉉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
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後

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
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
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
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即不仕亡口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
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如君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
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而囚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
志趨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
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葉叔明傳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

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畧曰禦虜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

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點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允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遊馳中原發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群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鷄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凡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亦多主司者

自為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
上以策問內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
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
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為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以
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笞八十發原籍為
民卒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
下獄初山東試錄成將獻之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
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或未可知叔明不聽卒
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御史上封事詔

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
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為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者為
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
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
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叙平生以勞
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章生勺與
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
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曾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
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笞爵與三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

答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文字議論間稍為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為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為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推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壽張為幻以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徃徃而然視叔明所為則何如然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古之人如朱雲折檻陳禾落裾完名保身光照簡策而不至遺憾後世者叔明亦得以擬迹矣嗚呼叔明以山東試錄之故即至於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歲

葉烈婦傳

葉烈婦京師人許紳妻也紳家貧不能自存徃投其故携葉氏以行病死於通州城西之道葉氏年二十歲跪於屍傍晝夜哭不絕勺飲不入口四方來觀者以萬計婦人徃者率為致飲食羅置左右葉氏一無所視百方款喻以異

其全生葉氏一無所應積十四日而死有司以事上聞
詔表其節通州人為具棺斂與紳合葬立祠以祀之嗚呼
烈哉嗚呼烈哉楊子雲號稱儒者而為莽大夫媿於葉氏
多矣他何足道哉

孤麋傳

去年甲辰秋九月望日予三人同筮得剝之初六剝床以
足滅貞凶十月初一日守獄卒一校者來予不能堪其毒
惟忍以待之十一月初一日復一人來代校者甚厚予每
戒其屬曰此為國忠臣當善遇之慎勿無禮以相犯予感

其厚贈以詩曰剝床曾有應天道最無私記此坎中得一
陽出地時然此厚予者於他犯處求或未得亦徃徃肆雪
他犯有氣力者寄語於所司所司制此厚予者戒勿復守
獄此輩以守獄求賄為生理既為所阻即窮迫之甚惟數
寄懇於余欲念已舊好為解之予難於發言作孤麋傳寄
所司以達意乙巳年夏四月念九日

大谷中有孤麋為獵者所傷不能遠馳去遇白額猛者欲
食之孤麋懇以求免白額未之許須臾一黑額猛者至見
孤麋而憐之謂白額曰彼君子麋也日飲食惟水草傷又

甚肉殊瘦未可食且食君子麋不祥子盍舍諸白額以為
然即棄去不食黑額又恐他白額至而食孤麋乃又為之
衛然黑額於他群麋亦徃徃掩而食之特於孤麋則終哀
之以全其生他群麋之畏黑額亦若孤麋之畏白額也乃
相與訴黑額於社壇公社壇公放黑額於蕭林中而制其
出黑額久未食麋飢餓之甚惟數懇求於孤麋欲念已舊
德之社壇公祈而宥其罪社壇公信他群麋謂黑額為物
害甚而終治之孤麋不得已乃喻群麋曰彼君子額也子
盍反其詞俾遂所欲群麋艷然曰子迂物也於額類中而

求君子不以難乎彼遇子孤麋固黑額而遇群麋則亦子
之白額也若社壇公肯以一言戒使遇孤麋固為黑額而
遇群麋亦黑額焉則雖日與之遇固所願也於是孤麋謹
述群麋意以告社壇公且乞他來者皆孤麋之黑額也

斛山文集卷之一終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二



義

祭文

祭原方哇先生文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漠然
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天踐履方正曾
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必千仞而翔其確
乎不拔也如松栢之挺翠貫四運以獨芳慨君子之存歿
爲人世之否臧何皇天之慙遺俾遠邇其感傷爵祿爲知
友聞訃奔走心懷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奠先生享之

祭次女文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父在獄中以書告石氏女子
秋之墓曰嗚呼痛哉女子秋汝有知乎其聽父三千里外哭
汝之言去年三月某日汝偲兄到京以書告我言汝疾病
秋九月汝休兄復告汝病日深吾見其詞語悽愴若有隱
不盡告之意今年二月內仕自家鄉來吾以書問汝存歿
且言當以實告休等始言壬寅歲夏四月十五日丑時分
汝以疾終於汝家是時偲仕皆在京師休與汝母共送輜
車葬汝於盤月村之南嗚呼子秋汝果死矣不知是何等

病乃即死也吾數汝死期在吾下獄一年零二月之後將
無以吾得罪之深惶懼不寧即成病以死乎果若此吾心
不能不汝咎也吾觀古今以來為人臣者豈無狂愚妄論
時政身陷罪戾如我今日者乎為其女子者或有天性仁
孝篤於愛親而不解於心者豈皆憂戚成病淹焉莫救以
殞其生乎嗚呼痛哉子秋汝何至於斯也汝何至於斯也
吾尚記汝童稚時吾教之使讀孝經論語及文訓諸篇汝
又數向予索讀烈女傳吾見性資聰敏多能曉悟但過於
剛烈不能含容忍耐以成中和之德此等氣稟與汝父絕

相類也汝父罪難悠悠自分宜死死而蒙恩歸葬故里吾
欲汝姊妹兄弟懸棺而窆封以馬鬣樹以荆梓共成一哭
從此朝夕朔望再勿流涕豈意汝即早死使吾於囚繫顛
危中反哭汝痛汝弗能已耶嗚呼子秋犴門深鎖今已三
年汝父一念白日青天忽聞汝死雙淚漣漣西望茫茫未
得洒汝墓前念之窮極一至斯焉乃十九年庚子歲秋予
始北行汝與汝姊送我中庭視我漸遠顧瞻徘徊容顏戚
慘兩淚盈腮汝父不德天毒降災乃汝姊妹淪胥以摧二
三年間黃土兩堆我心匪石胡不痛哀今吾寫此傷悼之

情命汝休兄以家釀一盞麥飯一盂歸告汝靈父若得荷
主上再生之恩歸來有期念汝長逝心抱無涯之悲即於
汝姊汝墓次第哭之嗚呼子秋汝來顧此

雜著

香灰餅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邏者
來覘即予卧側以殘輓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獄中
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
以棒香一莖插坐前輓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

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
為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於此而
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為永久耶二者雖有
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即一物
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幄錦
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叶五和切音哉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
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決江河
王猷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
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有之

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墜櫛掩戶日
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
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
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
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
即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梏足械濃白血紅俯就坎窞
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恫甚至於不能為心
則閉目掩耳佯為瞽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之未審
忽於所入而謬于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

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塘耶不死
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為龍為光
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金氣成質
寓形宇內而為人為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
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為灰塵而揚為飄風乎爾其欲
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
是固無此理也吾為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
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燉以烈火騰為烟氳上而
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為奇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
龍逢比干相與為群爾宜自慊胡為云云理無二致吾以
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
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
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
一相尋也

宋忠簡公像贊

建炎之初皇綱解紐二宗北轅一帝南走寤寐思賢宜不
敢後而於公忠猷棄如糞土事至於此天實為之於人何
尤嗟夫使公回鑿北征之疏得一舉行則仗義揚威經營

四方根本之慮付之李綱將相協力國勢以昌燕雲以北
我圍我疆天子之守可在四夷而徽欽父子可生反於漠
荒惜其為群小阻抑懷恨而歿使中原流血宇內分割鬼
哭神憤莫可救藥相緣相習而多自我伐保養奸諛賊殺
忘良奔播危促退而渡江遂至帝王統緒閩海一舫焚香
就溺以告滅亡而為志士仁人所痛傷然則公一身之存
歿豈特為宋人國步之隆替而實萬世華夷天地之所係
也

七月七

世傳七月七日天孫出嫁人間女子乘時乞巧唐人柳子
厚亦有乞巧文嗚呼女子所乞者刺繡中饋之能耳丈夫
之巧欲何為哉予今日獄中所乞則異於是他人乞巧予
惟求拙他人乞榮顯予惟以罪自安於困辱焉予素所畜
者欲退則躬耕畝畝以全微軀進則勞心以利天下此平
生之志至拙之術也庚子歲以愚拙應徵任職五月食君
之祿未敢苟安但知為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而不
知為子孫身家一日計此非拙之尤甚者乎當是時予之
拙見謂天下之事吾當拙為之不可為當以拙退之不能

返當以拙死之以拙求死不可得而今當以拙坐監故展
轉凶危苟延殘息於五年而不自悔皆拙之驗也願天孫
鑒臨下土照我衷曲即我素所欲而未能自盡者以增益
之使我抱此迂拙終身不易生為拙人死為拙鬼無使我
忘身徇國之拙或變而為苟生利家之巧焉乙巳年七月
初七日爵焚香再拜祝

讀易

余既久在罪難中自念君子存仁造次顛沛未嘗少懈歲
月云邁百年易失頃刻光陰未可以若醉若夢而玩處之

也即卧側障之以簾盥手焚香凝神清慮讀易於其間客
有謂予者曰其名此為安樂窩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也余
之罪多矣奚以安樂為哉人之處世非安樂則困辱二者
而已世之人或以富貴為安樂以患難為困辱此固未
然而謂吾之處困為安樂亦非也夫其所為慊於心而合乎
義理之中正則雖日在患難此未嘗不安樂也夫其所為
愧於心而疾乎義理之中正則雖日處富貴而此心未嘗
不困辱也吾之所為質於古人之作用為何如其愧於四
聖亦多矣然則名吾所處為困辱窩可也又奚以安樂為

哉况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天地萬物之理其於此損益困
節中孚習坎則切於處憂患之道也因銘以自警銘曰安
樂安樂由心之作展轉困辱惟吾所速四聖垂訓炳炳簡
編議之而後動擬之而後言或可以觀象玩辭而補吾之
愆

清明

清明節人以柳絮一枝贈予予即謝之以詩有知君憐我
園中久故送乾坤生意來之句既而觀之不覺心曠神怡
動靜坦夷鬱抑百結之愁腸忽變而為廓然無涯之宵次矣

於是喟然嘆曰天地生生不已之理仁者渾然同物之心
即此可以默識而旁通之矣吾意此時風景清和百彙亨
通芳隄曲岸之間賢人君子携酒賦詩相與更唱迭和而
賞此柳者或有之賢人君子蓋賞物之得其所也物之得
所由人之得所也人物得所豈易言哉予乃持以歌之歌
曰春遲遲兮日融融飽雨露兮舞東風感物類兮動吾中
動吾中兮憂叩叩

劉秀才字說

泰和劉秀才名年字以時予為之說曰年統四時春夏秋

冬不失其序天之道也性具四德仁義禮智出當其可人之道也以人道合天道惟其時而已性焉安焉者謂之聖復焉執焉者謂之賢士希賢賢希聖則純乎天矣吾敢以志此人道而亶亶不怠者有望於年焉

書

與司官書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盛德之贊青天之謠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熟矣往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全之心

甚為切至以二人事喻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為調解此皆二執事痛隱時政懸切國民而為世道深長之慮之心也豈特區區為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嘗不銘刻肺腑感激思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可焉屢欲修書啓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此厚德而忍於自薄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

主上以盡垂歿忠盡之識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今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亡之戒欲

主上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蕙美比隆
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尚
未死滅此實

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某等於臣飲食一
節曲為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
心未必不為忠於

陛下者也此數語者實以古人之作用望為執事之能事
焉諺云以所重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
執事是以天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

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稿具君門萬
里亦無由為 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避者

云我有心事願告 朝廷汝為我達之所以為此言者以冀

主上明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啓

聖衷萬一感悟不惟於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
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
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顧事至於此莫非天命上則

朝廷之法下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修身以俟而順受
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

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答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服之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桎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亡雖甚微而關於天下國家者為甚大故憂憤感悲盡戒號呼而既吾遭際之不淑此心此情實不能自己矣每夜初上鎖腰絡曰群網曰生根一人立而唱之數人縛而為之以此治元惡寇盜之峻法舉而加之於出百死為

宗廟社稷慮之諫官焉則時至此真可為痛哭流涕者矣

况二人家貧路遠官淺罪深窮乏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際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在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即今幽室寫杏門扉晝鎖漫漫然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木之上肌膚凜烈一苦一席之藉皆事屬觸法而并為人所徹去坐卧起立展轉關禁一飲一啄率至窮詰其萬辛萬苦萬窘萬迫之情狀視獄中諸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察其意向似欲二人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為凡此毒苦之甚二執事或未能以盡知焉答曰知之則往年仁愛所及固切切焉欲全此

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豈肯以數年一至厚之德轉而為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直慮以為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謹慎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至此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照此秉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以迫切惻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即可處辦決不敢以餘罪有累於二執事焉如此則情法庶幾兩盡囚繫顛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東人覘視日在

於此而彼皆二執事屬下舊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而見其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款喻則若輩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為顧念而一聽下人之所為則寒風凜烈之際羸瘠弱孱之質實難克堪而二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為死於諫職之下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為惜哉但念

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之直臣使竟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人

臣之禍朝政之損

主上盛德之累為天地間留一無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也聖明朝此實二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矣但慮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歸之節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而作得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而好尚斯異一時心事固為人之所取而亦

為人之所戒焉若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下不使忠臣義士吞泣飲恨鬱抑於九地之下則經權迭用有善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不死黨錮之禍非霍譖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雖未就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能者之作為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成廟社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日之榮寵名節道德萬世之瞻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之道非吾二執事之高出俗輩將誰望焉

嘉靖丙午春三月謝吳知府書

名孟祺同年也

陸杲公祖老先生台座下去歲歸田里於同州公署中獲睹執事諭屬官語一念惻切常在閭里厚下之心可謂至矣既抵家旬日應酬叢冗未及伸一言以謝累年德愛而天罰所及檻車復就道矣繫過華州道中遇一人自言為府中使區區瞿然下馬恭問起居且致惓惓慕戀意其人已達左右矣竊念執事以義理宵襟經濟才畧典此繁郡追配先哲如余馬輩者必不多讓等而上之有雋不疑第五倫皆京兆舊尹功業峻偉光昭簡策固已為明公之能

事也伏願厚自愛以慰遠邇之望鄙末以殘喘弱質履此艱危百死一生旦不保夕首陽之及固自甘心東陵之幸不敢復冀惟信步違去隨身所到安於僵仆狐狸蝼蛄一聽其來但不知彼蒼者天於冥冥中何如以籌之也小覓歸家意必領又赴考獲一拜候故謹布寸衷遙問道履荷高明年家之情骨肉之愛一時紙筆不能盡述臨楮無任仰瞻爵頓首再拜

上楊知府書 名守約也

尊兄楊先生台座下往時繫過洛陽獲接德容繼蒙厚愛

心切感荷次日渡河遇馮巡檢涇陽人以鄉里故設盃酌於舟中以相送具述執事德政為人心所嚮服且曰真邵父杜母也真邵父杜母也區區與一二同行者共嘆馮巡檢知言且知高明以君子長者之德敷而為厚下悅民之道有體有用不負素履真可嘉尚將來責任事業已預可知矣小兒歸道由治下謹候道履拜伸謝感臯難中有懷耿耿不能盡言

與楊督學書

大文宗揚公祖老先生台侍下自執事下車後即聞凡事

從厚有長人之度去年區區歸田里遇士夫相語皆謂純以德禮化導中心悅服稱頌者無間於彼此既而繫過河南府蒙令弟先生之愛以有偕行者未得叙談次日渡孟津馮巡檢涇陽人以鄉里故置酒舟中酌以餞送彼歷述令弟先生德政且謂人皆以邵父杜母稱之區區既嘆馮某知言因思海內士夫兄弟登高科躋顯宦者往往有之求如明公兄弟一時皆以賢聲聞者蓋鮮矣世有寬厚君子百凡敷理優裕闊大下人有過開誠訓誨必不得已而後罪之片善寸長愛如已出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心

休休其如有容則身享盛德之令名而福慶遠延於後世
如吾明公者其天資學問大率類此亦有所謂嚴明君子
者如古人言察見淵中之魚人之畏懼有餘而悅服不足
此雖未為不可然成就終小非所以語明公也伏望益加
涵養不更初志必以天下為度將來大其勲業為霖雨以
澤潤斯世是愚昧所以深望於高明者也小兒將歸意必
給文補考故謹述寸楮仰候道履困難中身心眩貿語言
無次有容君子必能情諒若累年德愛耿耿在心者非一
時筆楮所能盡也

與汪撫臺書

汪周潭公祖老先生台侍下兩接丰範適值窘迫未得款
領教益十餘載相離百死暫出後就危地邂逅之際此心
當何如哉小兒歸過潼關謹布謝忱拜候起居厚德厚念
誠非一時筆楮所可悉也明公以義理用事治化所及遠
近傾慕他日誕樹勲業達諸天下愚昧倘不以狂罪死則
耳濡目染或有日焉伏願厚自愛以為世道益多凶多懼
之地中心藏之未能盡言

與田主簿書

大德君子田道充尊兄先生侍下有癸未年侍清教於長
安書舍中當是時愚昧竊兄德範自淑者日多有之既又
倏會倏別至戊子秋消息不相聞者將二十年不圖於繫
檻危迫凶禍不測之際得一邂逅於他鄉焉且喜且悲把
袂客館傾懷款叙漏至夜分而各忘其倦則脫然於形骸
尔我之外矣次日策馬遠送於數千里之外達子營蘭若
中情戀戀將之以酒殺重之以臚貺洒淚流涕一行一洒
每念及此中抱惻切宛若復一相見也不才於十月二十
四日至京次日起更持笏復下獄中囚困之狀固一同於往

時但五六年間顛頓挫抑血氣漸衰精神漸減視初入獄
時凡百摧折直能以身當之而畧不為難者則頗有間矣
誠不能真有所見而樂天委運處以寬裕但勉強排遣於
意外之如一聽其來或竄身異境以禦魑魅或填屍溝壑
以恣狐狸皆不才宜有之罪夫何敢辭若幸天恩復歸田
里過閔鄉城外再圖一會則千百中之一二也實不敢望
小兒歸謹候起居且致謝忱意不盡申之以辭曰嗟人聚
散兮有類浮萍慨今憶昔兮雙淚沾纓他鄉邂逅兮有懷
盡傾君之膏次兮塵垢功名嗚呼把酒兮送行難別兮友

情宇內關心兮此身匪輕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與原員外書

方畦年兄先生門下去秋幸獲一面不圖復有後來事數年傾慕未得盡慰潼關追餽亦以窘迫倉忙之際款陳不便草率奉復暨冬十月二十五日夜復下獄中囚繫狀一同往年或死或生皆古今人世常有之事不足多道尚記歸時途中遇周潭公輔相問勞即擊節歎賞謂兄體用該備學業淵源更非昔比想林下數年靜閱幾微熟仁精義於宇宙事皆在吞吐中矣昔者幸庵彭先生欲出則效諸

葛孔明退則效陶淵明為二公像置書屋中朝夕敬觀以自勵焉前輩尚友古人一飯不忘故事業遠過後人吾兄今日進修質之先哲同一揆也故耿光昭著朝野推重小兒近日書告與舍甥禹卿侍教下區區深自慶慰小子輩幸遊君子門下咳唾所及無非身心之益但彼資性愚鈍數年奔走已成荒廢恐無受教之地謹謝眷念爵頓首再拜

與原方畦先生書

方畦年兄侍下拜讀教翰知起居萬福困憊中亦切喜慰

西望瞻思萬里杳杳強延述此以告第不知兄之家慮何如恐不能不勞心也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扶衰轉危見諸行事仲尼作用盡在此書兄潛心及此所志不小但并潔不食亦運數使然事自關於天下已身通塞不慮也近日得對山集讀之每切感慨蓋世之才經濟之畧真以罕見其儔傑人志士積抱負於生平者孰不欲親見其行轉斯世於隆古之盛乎然所願不遂則亦莫如何矣願兄以古人自期待進則覺一時退則傳後世禹卿望教訓勿聽廢棄

與胡知府書名汝輔

郡伯大君子胡公祖老先生大人侍下自庚子秋幸與教下寵顧寔多凶危中六七年間於厚德厚愛未嘗不在懷思去歲夏六月會高吏部始知執事有關中之行高言郡大政繁實推擇任之年來屢聞垂念心實悲感僕淹淹殘息百死之地朝不慮夕執事不忘舊好是以古人自處而僕不足以當盛愛矣伏思前輩如余司馬柴總制皆以英哲練達久典此郡明公碩德遠猷與之並駕他日功名事業彪炳宇內以霖雨蒼生者今實基於此焉僕或罪不即

死尚當有傾聽之時伏願為宗社生靈厚自愛偶便謹
此遙伸謝忱囚板殘軀之上不能布困憊昏惑筆札欠恭
高明知我必不深臯

賦

夢遊山賦

時和煦以轉泰兮歲惟丁夫壬寅予彷彿於夢中兮夢歸
遊於咸秦歷韓魏之故疆兮泛栢舟於渭濱浮颺颺以遠
覽兮暫憇夫山之危岑乃具嶽之崔嵬而秀麗兮古號曰
西雍之鎮峯突岬以峻出兮勢若連乎霄辰石巉巖以峻

嶒兮百壑研其嶙峋風習習以清和兮迹迥脫於世塵章
與木森森而夭喬兮秀雲邊其萃萳鳥與獸蹒蹒而頡頏
兮若解意以相馴予乃采芝蘭以聊茹兮氣和煦而苾芬
把清泉以時酌兮蕩吾夙昔之塵襟忽回顧以寥廓兮百
峯羅翼其共臨俯仰予長嘯而朗吟兮高宵次以樂真山
有廟焉迤邐其麓之東西兮以時妥侑乎嶽神棟宇苞翬
其壯固兮丹青煥乎其壯新背巉巖而面涇渭兮延廣袤
其幽沉古取夫萃與渙之大義兮儼嶽像以獨尊予乃
肅容儀以瞻拜兮心慄祇其快覩復長跼而祝之曰惟明

神其監觀于下土以大義而降禎祥與妖孽兮斯固無幽而不燭夫何世事之紛紛乃有稽典訓而不類兮固予中心其眩貿予敢筮游衍而不予隱兮願得夫予奪之微故惟予小子之有生兮何不辰而遭世風波洒憂時之血忱而貞志於孚先兮固又罹於窞坳時省愆而思咎兮求不忝於屋漏於歲月之陽春兮今已兩過念予總角而志學兮每矢心以克邁嚴步履以出戶兮敢斯瀕而或怠景先哲以周旋而與歸兮忽凶害焉其顯崇固予小子反復思之而莫知其謂也語畢悽慘流淚潛然偃僕伏俯聽神所

言惟神輾爾而有聲兮復喟然其長嘆曰嗚呼來汝小子予是爾之愆爾不聞曲其躬而圓其行兮取封侯以相先或有貞直方而未少回兮死固不免於道邊當行而吾行之兮當止而即止斯先達之明訓而可敬服兮胡不珍身而量處道固不能無消息兮應斯有常而有不苟相幾而或少矣兮天孰非以災而自取惟明哲之見高一世兮動自遠於坎硠燭隱機而尚肥遯兮泛長江之一舸乃有迷檢括而未諧兮拂潛晦以自願銜崑山之良璧兮人共惜夫楚和履大開而不苟措兮固自謂世所尚也當柄鑿之不

類而欲強置兮孰不指身心以為訛嗚呼小子而今後其
尚疊疊焉以克勵未可以一蹙而遽挫思福堂之玉汝於
成兮方一念之偏頗惟古良士之堅志於患難兮日尚友
以切磋寧雉介之耿於羅網兮勿狡兔其爰爰寧松栢挺
挺於歲寒兮勿桃李其灼灼何所往而非吾可安之地兮
慎無怵中而懷憂彼皇矣之全賦於有生之初兮惟反身
而是求聽吾誨爾之諄諄兮尚不忝於前修苟迷途其終
不悟兮乃脂膏以自羞予乃再拜稽首而起應噍噍其未
已將周旋以出戶忽豁然愕以覺悟時東方之既晨愧絲粟
於枕衾嗚呼天耶神耶教戒愾切誠可信而可遵大道坦
坦而無曲兮固不越乎吾之心

惻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惻惻送君幽繫裏天涯回首如千里此歸何以佑斯民直
須德化平如水最憐愚昧與飢寒古今失所皆由此受托
宜思君父息同類孰非吾赤子君不見蒲鞭一段好生心
天地萬物真同體

古栢行送王子言

雨秀金吾古栢叢老枝猶鮮起南風乾坤留眼吾看栢看

時聊與子言同看栢豈惟憂自崇看栢還增恨無窮獨不見去冬飛雪滿長空宇內應無桃李紅偶從挺挺寒栢下與爾送出平定公

平定公子言同鄉

山西行

吾聞往歲旱魃災赫赫炎暑毒堪堪垓壠上禾苗盡枯稿茫茫千里赤塵埃疾威均為下土虐山西之民尤可哀閭里餓莩無所告昊天又降酷烈來草茂秋高虜勢張胡馬南侵混疆場可憐百萬生靈命盡在虜人刀下亡太原城外數千里血流漂杵遍封疆死者縱橫如山積守臣不敢奏

朝堂殺氣騰空鬼神愁尸填溝壑水不流舊時邑落數千室而今且無二三留醜虜變譎不可測邊將何不早為籌在廟謀坐筭要得良平策經畧須用韓范儔夷狄世為中國患古來誰不事先憂君不見薄伐獯貊勵士馬周王允是中興者當時文武有尹公舉旗一麾清郊野又不見漢帝當年重細柳亞夫軍前無躑躅拊髀思賢一飯切魏尚復作雲中守天生我皇聖且仁區區周漢豈作倫常慮一物或失所豈知虜禍瀆蒼旻我願君王目視遠燭沕穆望見山西境上多白骨我願君王耳聰聽幾萬里時聞山西

哭聲夜不止

書白樓詩卷 趙總兵號也

將軍之居近白樓將軍之才冠帝州宵中自有兵百萬曾
出將府舒國憂而今久作園中客邊塞孰為胡兒愁一到
園園八九月手執周易誦不輟將軍本是儒者流於此可
以觀志節雲鳥往時成八陣常編此地慕三絕每向憂中
尋樂處魯史周文日講說談文論武擬虛舟我識將軍豪
興優身雖凝坐一室間心在羲皇境上遊嗟予真機久未
開狂惑速禍自天來還幸此日成良晤彷彿樂趣散愁懷

世上紛紛苦幽滯困亨誰解昔人意幾時各得歸山林毋
忘爾我自相遇

歌

七歌

有手有手手段拙弄得人世紛如雪未宜醒執名利板但
可醉撈秋江月忽忽百年成甚事微微一息久將絕嗚呼
一歌兮為爾憐要撥雲霧轉晴天

有脚有脚脚步錯走當年塵世道崎嶇多是倒人坑一
魔反為魑魅笑未死還餘憂世憂有生堪類霜前草嗚呼

再歌兮歌正壯蹈入冥海千層浪

有耳從來直不聰人說宜西我却東萬方愁苦聲堪痛汝
入無底雙竅中也雷不顧額前震身禍飄如輪後風嗚呼
三歌兮歌愈悲傾聽莫為利口移

有目閉將一世愁聚來都放在眉頭肉眶不見羊腸險血
淚可增江海流我思哲人瞻萬里乾坤顧盼在雙眸嗚呼
四歌兮歌意頻要識人間假與真

有身非弗七尺長地維天柱要擔當幾年餓成空皮骨扶
杖出門欲仆僵外混塵埃罹羅網內抱赤心與忠腸嗚呼

五歌兮歌迫切洒盡天涯一腔血

有子有姪未成立音書問我我惻感跋涉往來六七年千
山萬山日灑泣讀書耕稼總難為思量到此喘竈吸嗚呼
六歌兮歌未闌父死誰憐汝飢寒

有甥生年為我勞往時見我便長號汝母今年將半百骨
肉屬我父母毛兄弟往來無了日令我憂中思爾曹嗚呼
七歌兮心未已收我殘骸歸故里

丙午年首夏患足疾六月淫雨大作獄屋中水深二
尺許囚板漂沒六七日始退重此濕感不能步履今

一載矣殊覺衰憊恐倏殞滅為十招魂以自慰卧起
慷慨援筆立就詞固不能盡工也丁未年四月二十

五日作

兩足屈藥雙目眩暗身辱罪長影形相伴百憂時觸五內
悽慘耿耿筑筑夜以達旦生理幾何魂將我散嗚呼魂兮
魂兮宜莫即散我

皇聰悟當有渙汗

愚慮參差成此幽囚綿綿赤抱皤皤白頭過隙野馬涉世
浮漚狂迂速罪予復何尤魂欲我去飄忽遠遊嗚呼魂

魂兮爾無省蕩骨肉萬里涕泣我望

我生不辰長夜轉戚悠悠蒼天燁燁白日沉瀝瀰漫乾坤
穆洊哭者既死嘆者為失旅魂杳杳十喪六七嗚乎魂兮
魂兮哀職爾補少延湏臾孰無肺腑

陰風瑟瑟旅燕唧唧暮雨朝雲胡為我急身世窮年天涯
一息寧為體骷羞作鬼域我生為勞魂欲放逸嗚呼魂兮
魂兮慎爾先發與我相湏受天之罰

百感摧剝寸衷消毀長昊黃霾滿腔赤淚有覺殘生無涯
謹崇發發回風滔滔逝水魂如不來伊誰為類嗚呼魂兮

魂兮孚我以心人生遭際徃古來今

半百生涯一軀殘軀孤抱憂勞萍踪屯蹇萬死交戚九天
玄遠倏寐長思流光空轉魂欲幾何灼灼微燄嗚呼魂兮
魂兮何遽舍我我欲爾盡散無不可

人生幾何吾豈戀戀成吾一死反貽國患歲序屢遷久甘
幽難使我

君王不殺忠諫魂何徬徨去如飛翰嗚呼魂兮魂兮孰非
天命於此永依安土以聽

風塵遠邇薄暮茫茫此際勞人孰不永傷悲萬里天斷九

迴腸誰乘危機憂我

君王我魂密落便欲長往嗚呼魂兮魂兮努力炯炯人謀
既藏天步可永

自我復來寒暑更度日月信速轉看白首我思故人伊誰
可友履義安仁身類塵土死也生也彼亦何有嗚呼魂兮
魂兮吾何爾號恐將一死輕於鴻毛

男兒脚步自有圓方由我顛躓之死何妨履我后土戴我
穹蒼省我之愆是我之狂魂如解此安我福堂嗚呼魂兮
魂兮聊此相將待我罪終任爾飄揚

古詩

四言古詩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霧捲長空懷此憂疾我生尚存我心
難忍告爾君子不可不慎天方威降無滋幽釁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我生不辰遭此難屯告爾君子胡不
自盡拯溺救焚伊誰之人天方降威無為顛震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自昔以來貽我愁懣告爾君子各宜
履順誤國之謀伐國之刃天禍方殷無惜憂瘳

颺颺西風悠悠危困我心日憂我淚日收蒼天蒼天胡降

阨運謀猷乖離而日以甚抱此赤心徒爾諄諄

何以圖之周道惟近騏驥惟良莫耶非鈍聽無不聰視無
或瞬各欲事天豈敢相迫我為爾謀爾無不信

五言古風

志士輕天下不類世人情由来守之固出自見之明時哉
誠可尚古今不易真緬懷千載上愧此魯連生存趙片言
重却秦天下驚脚跟高蹈處無跛總是平

次杜少陵韻谷人

殘息悠悠在真成一懦夫當年何所為心欲見唐虞世運

豈翻覆人為自險夷好生與惡死此念宵中無

米蕨

幽中惜歲月日暮采園蕨采之何所用欲以贈相知相知相去遠道路多阻蹇安得藉晨風萬里寄誠懇

四丁寧贈錢員外緒山

留心剪枝葉枝葉更穠鮮努力勤于耒共耕方寸田吉人常默默浮士好便便覺彼高騰處反將真意擇昊天但覆疇四運自周旋孔聖無言教真機向此傳丁寧一告語告以聖同天

結交結君子茅茹自相連媚月增心癖孰能示我愆相同即是聖異處且為賢以此求斯道恐成狹且偏心能樂取善善自我心全今已從人處襟懷何大焉丁寧再告語無我自天然

迂儒多曲語壯士自平夷千古周行在胡為向小岐荆榛不自剪令我此心迷洞識虛明體超然即在此性分同一理此理最淵微孔聖言仁處力行不遠而丁寧三告語相與憶所之

尚友希前哲無勞辨淺深開言動喋喋矛戟已森森祇覺

胃懷隘恐非畜德心古人各有見原本自相忱豈若異流
者馳騁多詖淫何苦但永失宜從得處尋丁寧四告語共
嚴此心箴

贈人

先生藏遠趨微原欲探討仁風秀群英禮化淑懷抱講堂
道遙處相與篤皇道芹宮滋松華泮池潤瑤草瑤草日日
長松華歲歲好君子尚采采衿佩以為寶

哭姜郎中義泉二首 姜號義泉名時和

前日哭尚書今日哭郎中大夫相繼死應時命之窮但擬
同出險豈堪忽告終將吾一掬淚頻洒與西風

吾痛翟司馬又哭姜義泉人生值變故與世自相關義泉
死今日司馬肉未寒義泉瘞今日司馬殯未乾桎梏非自
取幾微隱禍端悠悠天地裏展轉屬艱難

五言律詩

雜韻五言律四首

鴈羽衝雲去燕山春意濃孤踪一路險衰鬢兩邊蓬戰步
緣新綠依隈挹暖風將吾眼底事都付不言中
地隱春遲到幽懷更耐看鴈聲愁遠塞雲影滯餘寒斗笠

營秦隴絲綸坐渭竿而今耕釣手枯槭亦相安
我心誠匪鑒遺恨在雲壤豈但身憂切更餘國慮長九重
終自悟一飯亦難忘只恐建炎詔徒憐陳少陽
身危非所恤多罪累君王萬古綱常理一軀忠義腸青天
掩長霧白日下繁霜兒女此時淚未知為國傷

即事三首

百年吾宇宙萬里此相逢阨險情由適經綸志復同隙風
動颭颭窓月照彤彤對榻閑談後悠然世慮空

衰危親杖履步履轉傍徨地作臨池濕天從入夜涼青燄
輕燕室雲影暗幽窓孤念蕭蕭在閑同歲月長
結髮交遊好同舟涉渭濱壯懷今若此老淚更堪頻險地
忙為苦長天去是真知從大夢裏自了百年身

獄中慰章秀才

萬事總由命宜須安受之但求一念是莫嘆百憂罹窘迫
置自處將來做廣居樂天境界上得到是男兒

有報周磧山先生家慮於獄中者痛而作此

一朝君即死七載我猶生祇墮萬人淚空留百世名乾坤
藏正氣日月照精誠展輾思餘喘真如草芥輕

勉仕男讀書二首

長路頻來往空將歲月虛百為超俗慮一步到天初只使
心無蠹何須食有魚燕山二尺屋可讀五車書戰國策馮驩
自嘆食無魚
憂國吾遭難思親汝復來青天何易蔽赤霧總難開萬里
燕秦路千尋相棘臺要知百死地不是一身災

有感二首

燕語遺牕外薰風入卧邊真懷死難易歲序幾經遷險步
終成躓雙毛半已顛獨憐憂世念空向九重懸
期親堂上老遊子淚潸然倏寐驚還起餘生死復延脚跟

總實地屋隙是晴天骨肉心難過百慮日相牽

有感六首

老去心猶壯詩成一洒然襟懷羞縷縷風景嘆年年竚立
凶危地出王日夜天死亡誠且暮終不受人憐

憶昔躬耕日蓬廬夢九州握珠雖易出按劍總難投草芥
生猶在君王尚遠謀古來殺諫士誰可免多憂

好景隨時在幽人心自如難將當世事得免動相殊總是
更新念還能展舊書古人心已逝誰共嘆憂虞

夜雨急聲住牕風更覺新獨憐幽景暮空抱此心真跬步

萬方足經年百死身每憂深罪裏無以荅蒼旻
庭院幽沉處黃鸝聲自和炎風侵夏木世道轉頽波夙心
逢時徒韶光雙鬢皓如何人世上獨我憂心多
有時樂興至觸目更憂來時覺寸心鬱未能盡日開人謀
尚消息天意自安排將此百年志空餘萬慮灰

聞黃鳥

庭柯鳴歲月又是一翻新憂世總宜獄感時却憶秦早海
乘暮兩佳木秀溪濱茅屋遠塵跡空懸老此身

送忽百行

需極乘時起文明及早開經畫小白用功業大朋來氣運
機方動人謀預可回兩肩剛骨上擔筆是三才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翟號聯峯名鸞

昨夕云長別今晨餘上丘身士及此地國步為分憂一品
息猶在百年事已休園階遙拜下雙淚不能收

人世誰無死哭君吾倍傷大臣屬手足司馬近廉堂豈意
履危險錯思銘太常屍留獄戶外殘藁蔽斜陽

時者甚以公藉薦掩之

送人出獄

昨暮動相問今朝柰子何別懷增慷慨回首欲滂沱一隙

蒼天在百年憂境多共憐宇宙內世道類江河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最可傷心處身危及犴圜青天臨潞水白日照燕山各有
夷險路誰無生死關老翁書片紙流淚不能看

雜作二首

悠悠蒙大難歲月總無涯憂世多君慮好音向我懷浩然
揮翰思儼若定心齋三接咸亨泰拜舞近天階
鴟鵬離楚水舒翼到燕臺世道同文運金吾久已開寵從
天上降人是非常才還喜新榮後恩光次第來

謝人餽桃

念此幽囚久相逢獨見真論心許志孝於義多君臣良士
輕聲譽哲人重保身投桃知子厚報李愧予貧

贈姜義泉一首義泉未病時自謂將終事出獄索詩
以贈之過數日病二十日即死命也

十年交與後此地復相逢安土心猶在匡時志已窮君當
耕蜀下吾欲死獄中樂道捐軀處無言跡未同

斛山文集卷之二終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三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室

江南書屋號雲津，千卷萬卷皆非新。讀書誰解書中意，我
識劉氏家傳真。積德先世有賢哲，認得孔顏不是貧。開基
不肯買附郭，惟以典籍貽後人。精一肇自唐虞初，此是古
人心上書。後來讀者失其要，一生辛勤類蠹魚。人心原是
書之本，會尋真趨便能虛。心書與道相忘處，身居天下之
廣居。吾聞陋巷顏氏子，耕莘伊老翁。學發孔聖蘊，德與吳

天同道業千年昭宇宙孰非昔人讀書功繼述遠將源流
挹獨立今見水部公匡時不恤觸危機振拔真有古人風
正氣雖由衡嶽降脩爲要自雲津中秦中鄙人願學步蔓
草安得比長松嗟我東南有心事耿耿日夜望蒼穹
聖恩詔許釋狂罪扁舟同過呂梁洪隨君得拜雲津下豁
然開我此心蒙

送董允恭出獄

我送允恭出獄地徘徊別意各悽愴來逢易水波濤險去
見燕山草木景之故人周給舍同於幽難久備嘗迪已

不肯甘流俗論治必欲尚先王明哲保身雖未得懷此赤
心良可傷子實聰明心好古聞其講說輒徬徨我抱困病
足如駮睭念時來顧臥傍從今別去消息杳窘迫相與求
難忘三尺禁網脫身去一片襪襖到長江有手但執瓦缶
物有足莫走聲利場世間芬麗一染着能令耳目充無光
丁寧告爾復丁寧此真全身全性之周行吁嗟允恭既去
矣送子行行復行行回看世故總茫茫留予露冷風涼夜
漸長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秦山越水各東西多難相逢慰我思握手不堪忽別去還
將夙願與君期我思故人不可見顛沛終能慎所之翻覆
眼底都忘却曠然一笑破愁眉幾微常向靜中察立身難
最解真願多岐荆棘妨步履始知世路有險夷百死一生
淹歲序焚香日夜對包犧得君開我心迷謬感說還惜避
迨遲困阨既非人自取各安天命復何疑他年如得走閩
海釣臺高處揖岐嶷

雜作

君家有酒酒頗酸壺罈不輕寘簞莞昨日偶侍几席側一

罇將來啓大觀世人往往喜黃流豈知酸味是仙丹平生
歲月醅酏裏况此狂狴風雪寒要向酸中通大道茹飲畧
不以爲難安得滌腸酌大斗免吾觸眼日常嘆人飲未能
成洎滴我飲必須瓦缶乾人飲不覺眉頭皺我飲胃中天
地寬世上酸苦任他入方能擴盡此心端酒中酸味真能
解勝將周易日空看君不見滄海茫茫總無涯納盡人間
萬傾湍

雜作

一日未到官屋中恰如十年不相逢周行未得言提耳索

居孰啓我心。朦問君何所事。古訓日研窮。室內燈杳杳。窓外月彤彤。更深人靜後。朗誦徹蒼穹。尚書萬古獄中按。周誥殷盤已貫通。常編不知今幾絕。遠慕羲文周孔風。媿我全無亨困意。衰年未見養心功。常將一段鬱抑氣。噓作雲間千丈虹。憂時慨世心獨切。半偏深病半消融。而今願從君子謀。示我脫然登岸頭。藉此福堂尋上去。莫教空負兩年囚。思量此疾爲心患。世間惟有酒能瘳。昨聞几上罇猶在半實還。是舊黃流午間准。擬來相訪便須勞。君酌大甌但論濁。賢清是聖何恤瓶。罄作疊羞長歡直。到枯腸底一

洗箇月中萬古愁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律
洗心兄晴川翁同予繫獄
洗心自泰和奔來問賦此以慰之

諫草傳來自可驚。倉皇策馬上燕京。一腔忠盡君臣義。萬里風霜兄弟情。日邁已能扶世道。月征真不愧天明。江南韓韡看棠棣。春雨春花已滿庭。

學問須先會洗心。洗心於道最能深。仁義英華成事業。廟堂根脚自山林。祖先原委家傳遠。兄弟芳名世所欽。得志

知君存素履豈同流輩但纓簪

春日

誰家煙色鎖樓臺隱隱桃花將半開雲際點空鴻鴈去園
堦掃地谷風來天機消息由人尚物運盈虛與化推心目
洒然塵世外誤看囹圄作蓬萊

奉和春興八首

纔見春光轉上林錦臺微冷尚蕭森風回薊野有時息霧
隱燕山盡日陰燕語鶯啼園內景江湖廊廟老來心更深
還有愁人處門內柝聲門外砧

疎窓照日影初斜可奈囚居此歲華傳世從來無赤手通
天空憶有浮槎依依遙見城邊柳儂儂忽聞塞上笳詩句
謾成還有用將來幽地賞春花

共坐園門向日暉開襟更覺暖風微葵生已露根頭品鴻
漸還成天際飛將此孤懷頻點檢肯教素步自相違紛紛
無奈爭春物綠幹紅芳一樣肥

三載艱危嘆白頭可堪吾志在春秋自憐賈誼一腔淚空
作張衡四段愁適意時看堦下草奮飛終愧水邊鷗美人
踪跡今何在扶杜猶存古雍州

認得西銘如下棋茫茫字內盡堪悲
願予顛沛真無似空
惜盈虛自有時燕羽輕風還翻翻
春暉驚眼又遲遲艱難
惆悵懷千古采采榛苓是所思

十年佳趣在青山瀟洒襟懷出世間
心上一真原未泯
眼前萬類總相關
緬懷周道今何事寤寐哲人多
厚顏歸去
再尋千古上耕莘老叟與同班

斯文千古是誰功由彼陶唐立大中
惜履敢從浮世好幾
微深愧古人風衢連柳過園墻
綠苑隔桃侵屋宇紅
潦倒
還思涇渭上絲綸閑釣有漁翁

山連薊北見逶迤小徑通天傍險陂
隱谷長蔓多細草懸
崖短幹少松枝習浮鷗子隨波逝
憇樹牧兒逐影移老去
登臨魚健力白頭空惜此低垂

奉和初夏韻二首

不教閑慮在曾中便與長天一樣空
信步躋來皆樂地開
襟滿抱是薰風庭前柏色拂雲綠
墻角葵心向日紅更有
一般好景象應時黃鳥轉幽叢

日上園墻景寂然老囚於此尚安眠
好懷還有四時興世
故全無一念牽糲米煮從沙釜裏
詩書堆在枕龕邊何翁

若解吾真樂日食何須破萬錢

奉和初夏聞雷韻

東風吹得乾坤解雷雨作於初夏時田峻暫停南畝勸漁
翁應罷水邊絲檢身吾戴囚冠坐宥罪孰爲天下悲此日
鄉關千萬里有人勤誦召南詩

奉和遷榻韻

千載潛身一草茅興來誰意向芳郊六經愚腐散塵凡三
徑荒涼卧竹稍垣寂秋深風落果梁閑春到燕卸巢衰年
至此真無似儘把疎狂任世嘲

次緒山韻五首

閑植一旦會消融驟雨驚風過大空隱顯從心魚上下險
夷信步有西東感來定擬初張弩應罷還如未叩鐘浩浩
宵壤多少事真機都在卷舒中

雙鶴飛來園樹稍看他春到便卸巢顯庭常若儼賓際幽
世必須藉白茅心果合天真浩浩狂非作聖但嚶嚶會教
身世全無我方寸纔能免物交

莫道幽居心可欺格思便有鬼神知遠看處處玉吾地敢
不時時慎所爲要走長途須健步能除深病是真醫誰言

岸遠難先到只在人心一轉移

眼底紛紛變態多誰憐世道日頽波一日年事業真難措半
隙光陰亦易過川上月臨懸細餌墻頭兩倒整煙篆樂游
却恐歸豪放渣滓須先向此磨

此心常要擬虛舟虛得能將萬物收後樂不妨隨地樂先
憂豈但爲身憂也知步履須藏用却笑踈狂真妄投齟齬
方圓成感慨徒懷擊揖在中流

端午用杜工部韻

半室還如天樣寬詩書聊此與君歡
溪廷可少賈生決

繁應憐楚客冠舉世從今蒲酒樂普天懷古汨江寒千年
屈子心如在角黍將來此地看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數片殘磚閣睡床顛危知是舊周行時嚴舜跖兩條路日
誦義文一炷香心健自能忘迹榻閑猶可擁衾裳襟懷
還有瀟然處每向南風歌興長

夢想丘園孰與班秦中涇沚傍商顏百年須係閑中罷一
曲長歌日暮還月朗風清皆自得鳶飛魚躍在其間茅簷
却笑堪人意正對南山倚此山

端午節

園中佳節喜相尋况有良朋與合簪蒲酒且同今日樂角
盤因見古人心憂時未恤身危久宥罪還思
恩詔臨此日密雲成驟雨似傷屈子淚淋淋

聞緒山出獄

思君不見日三秋忽聽西園

恩詔優承志綵衣應有分倚門白髮可無憂廟堂事業成
虛語聖學全功早自收待我酒回闕海淚衡南握手與同
遊

贈人

種德羨君能有終皇天日錫慶無窮膝前稚子風神秀堂
上雙親福壽隆共誰聲通千古上更留惻切萬方中幾迴
遇別此何地惆悵乾坤眼底空

夢浦竹塘

去歲茲辰長別我今宵夢裏再相逢醒來想像音容杳雙
淚空流老眼中姓斑青史心猶在身葬黃泉事已終雨洒
風吹永難盡總爲人世恨無窮

夢陳寮

十載燕京做客鬼今宵入我夢中歡孤兒總髻頭角秀老
母痛如心上刺郊外點香人共送墓門啓極衆同看親朋
哭汝靈車罷各贈青錢紙數竿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患難相逢此月秋不堪君去我還留丹心廊廟千年慮白
首江湖一念憂窓隙爲增薄裳冷柝聲偏動旅囚愁有時
聖主洪恩詔渭水相將理釣鈞

有感

夜初獨坐擁衾裳耿耿丹懷空自傷斜月淡光穿暗戶晚

風微冷透晴窓一心知有君恩厚九死難回忠義腸漏
下旅囚愁不寐數聲寒鴈送淒涼

遣懷二首

寤寐今猶懷趙子眼看錢子又将行同心良友匆匆去不
盡閑愁種種生桎梏逢時風露冷園階送處雪霜清憂虞
二載忽分袂而我安能已此情

與君同難兩年分至道常期日以新時講盡忠兼盡孝共
成爲子與爲臣園中歲月祀人老天外風塵世露湮耿耿
每懷無限思明朝有感向誰陳

謝人

勞人兩遇北風侵，白日豈堪鐵戶深。
天下自無鬼神謬，人間誰是丈夫心。
顛危每抱忠和義，慷慨常思古與今。
寫此新詩傾至意，多君別淚滿衣襟。

自念狂愚速罪深，多君勤爲我懷音。
而今指日將分袂，說起當時淚滿襟。
共苦寒，向爐火難忘炎暑坐。
西陰送行，縱有詩千首，不盡離愁一點心。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十年遊樂有山溪，不堪笑功名。
一旦迷身世，三春留犴隄。

魂五夜到秦西，養心幸得逢良友。
披卷還須作筌蹄，墻上半罇清酒在。
與君同要醉如泥。

幽園無處訪清溪，幸有高人啓我迷。
共坐歛襟還共起，堪東隨步又堪西。
百年心事羞輪蓋，一日風塵陷馬蹄。
寄語西臺同志友，老狂依舊醉如泥。

述懷

禁裏東風覺漸和，背陰殘雪果無多。
眼前楚楚蜉蝣羽，心上悠悠擊壤歌。
道義無窮須共勉，時光有限莫蹉跎。
遙將佳趣問良友，鴈過長空興若何。

贈人

困裏逢君一月春同方不覺自相親文章早已添聲價德
義猶思與日新有意動時成性僻未安心處是吾真必須
俯仰先知愧然後能爲無愧人

詔獄言別

逢君傾倒此衷誠追憶平生契合情心爲綱常千古重言
因忠鯁一身輕同來被逮春光暖此去垂綸洙水清千里
神交勞夢寐蒲臺曉月見高明

遣懷

書編自伴倚幽牕世故年來頗會忘百代人豪空宇宙半
丘荒草照斜陽孤懷耿耿幾長夜蓬髮瀟瀟一老狂曳杖
庭階徒想象路迷無處問滄浪

閑作四首

斯道瀰漫貫古今幽牕正好整囚襟毫釐乖謬天機遠一
念虛明上帝臨禮用事時爲復禮心懲失處見真心存忘
操舍皆由我默默須從方寸尋

參破乾坤古與今一憂一樂見曾襟鬼神不爽幾微監幽
室常如師保臨君子固窮吾未得哲人自靜彼何心包義

不盡當年意還須此地好相尋

息古原來為挽今國民惻惻此曾襟致身臣子曰忠盡為

答天王之智臨風摧霜剝今日事江湖廊廟往年心天乎

命也難窮極一息還從真處尋

自古遭逢未有今空茫宇宙見曾襟孤鳥走走聲聲叫雲

兩朝朝暮暮臨翰已應知郭泰慮濟時還識范滂心感來

感去真機在繞知此理不易尋

懷緒山先生

携手分離不再逢幽中常憶往年冬馬牛顛沛風塵迫童

冠道遙江渚溶人品豈非黃叔度氣根應似郭林宗相違

嘆此園墻外更有關山千萬重

贈人二首

未能會面結良晤但信一心定合簪天罪老夫宜岸獄人

文君子化須南道兼朋友生來伍事有當官幹者三相信

相離徒想像只教今日更難堪

周道陰濃楊柳風行行不必嘆窮通思君每有交情厚愧

我全無補袞功但說天邊一訊別敢去林下再相逢千年

楚客心何壯耿耿令人切寸衷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昔日治郡功推最卓邵遺風世所欽古謂聖人皆可學豈
於君子讓之深荒陬疾苦懸思慮直道斯民貫古今化此
平遙無巧法存吾一念至誠心

有感

天涯風景又將秋想像西周已古丘萬里鄉關驚旅夢百
年身世嘆幽囚披懷有慮成虛迹觸眼無窮是隱憂解得
古人行邁意知吾於此更何求

今日夜將曉夢過原次寮隱居賦詩二句爲次寮贈

即覺續後六句足成一律乙巳年六月初十日

莫道山林無可樂隻鷄斗酒有餘情夢中得覺來却是園
窓夢卧聽燕山杜宇鳴幽繆縛我家何在世事令人身自
輕一枕黃梁心未了長天日斷片雲橫

和聯翁看花詩

紛紛眼底今何時悶到還看此數枝欲向花前發浩歌飄
然未入古人思雨多雨少顏如故風去風來根不移安得
此花知世事常開聽我賦新詩

看花不厭往來頻花色常從雨後新赤白總非由外作卷

舒端是露天真自羸
犴側七門鎖却少
一箇一樣塵此地
看花關世道後來
還有好看人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幽居幾度遇端陽
萬里關河隔故鄉
龍舟扮出湘江恨
艾草還爲人世芳
幾段角園隨俗好
一尊綠酒帶蒲香
離騷歌罷渾無事
真箇園庭是福堂

看花次聯翁韻

惹得詩人有所思
爲憐墻下兩三枝
孤忠暗與赤心合
直幹應看白首宜
戲蝶遊蜂閑作伴
朝雲暮雨漫相滋

少年休浪采要留真品接東籬

雜詠五首

閑步幽堦伴夕陽
塵埃眺望總魚疆
風吹古柏棲鴉亂
雪掩寒山狡兔藏
半世生涯真類夢
幾年毛髮已成霜
憑誰再取新春酒
日放長歌任老狂

獨倚園扉對日斜
緬懷松竹已成賒
迷途豈但千程遠
脚步空留百代嗟
時繫鉄鐐其罪戾
漫吟風景是生涯
殘磚閣火燒沙釜也
類山村野店家

有脚陽春到處通
金吾氣色轉寒松
壯心迥出存忘外
殘

魄道遙化理中寂感胃懷驚歲月孤危踪跡倚蒼穹羊裘
一片隨朝暮興與雲山野老同

濡險悠悠歲月頻強延一息又逢春天空斜日鴈留影地
倚煦風草弄新內聖外王同貫合身謀國計總相因憂懷
轉作元亨處此是人心一念真

天降阨窮浩無垠金吾柙鎖伴儒臣久遭危患心猶泰運
轉亨機思欲頻要信樂天爲樂土須知憂世是憂身有詩
吟詠忘顛沛彷彿羲皇境上人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時來門外坐春曛世事紛游滿眼頻進退憂思今最切江
湖廊廟更何人循環泰運期三代展轉凶危此一身却憶
子牙清渭上釣竿投處有芳隣

晴暉薄午暖風細此地獨憐春更幽五夜露花新柳色一
番鴻鴈動江洲百年事業懸心切萬里瘡痍滿眼愁堪哭
襟懷潦倒際時看鳶飛半空遊

夜柝忽驚鄉夢淺破雲殘月照窓斜寸衷不是杞人過四
海原爲天子家雙鬢蓬搔老囹圄一身寂寞又春華憂心
獨覺孔殷處世故茫茫未有涯

送李明甫

去年車檻過蘆溝見爾卜居蘆岸頭山秀堪宜連屋峙水
清恰好繞門流四時家有瓶中粟一卷心無意外憂公事
了尋遊憇處幾叢喬木淡雲浮

遣使男歸秦

一簡別音到獄中令吾方寸日憂忡感悲淚滴曾前濕骨
肉情關心上恫萬里雲山形眇眇幾年天道鑒情情遭逢
至此須安命總是艱難未有終

聞汝臨歸血淚流苦情都入我心頭本爲世道千年慮適
到家門百口憂幽地北風留父久遠山寒兩重兒愁
聖朝不易朱雲檻終許殘生遂首丘

見童子頭插苦菜花索觀之作二律

穠英彷彿類秋菊先飽無涯春露滋隱隱一般神色好煌
煌幾點化工奇開來可伴囚中眼採去能療天下饑聞說
牡丹多艷麗讓他生長洛陽池

真顏淡淡淡而穠坐見百花色自空惟有仰天傾白日也
堪隨地伴東風肯因薊野門前黑不向燕山雨後紅但慮
聖朝寬我去無人解爾此奇容

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省愆終未敢尤人報國焉知己道真肯向遭時存外慕但
須臨難致吾身拙猷未可輕寒士迂恤曾何間小臣莫謂
幽園同末夜

天王明鑒說如神

歲歲年年一罪人感懷未得了吾真日供糲米堪糊口夜
展羊裘足掩身塞上風霜寒將士天涯桎梏老孤臣總然
不計生和死觸目紛紛也悽神
思量宜是狂中人感動

君王恐未真十載每懷當世事一軀何惜老來身恩深願
作溝渠骨罪重難爲草莽臣此日存心都莫道好將餘喘
聽明神

艱危還作囚繫人之死難忘一念真長路奔尋吾舊處滿
門哭送此殘身風高吹冷遼東帽天遠愁勞把國臣却憶
范滂千古上當年不祭獄中神

遠寄新詩勞故人爲吾點點見情真匡時樂道百年志燕
塞秦關萬里深綠水青山供逸士朝雲暮雨伴囚臣眼前
光景真如夢一望天涯即損神

多難悠悠憶美人美人心興出天真早梅白駒山中興雪
夜扁舟物外身可少感懷抽逸思空教流淚惜王臣采苓
若到首陽下俯仰乾坤有鬼神

十年空擬白小人淺劣原非見道真祇有狂愚爲世捐更
無明哲以全身動踈自可遭羅網風好徒勞惜諫臣三木
伴中思伐木幽情轉覺一傷神

自笑率由異古人冥冥不解卷舒真無勞強於營千慮有
補何妨死一身用世總難輕涉世良臣誰願作忠臣枉教
晝旦空憂念百代虛盈屬鬼神

劉子壽日

初度園中今四度白頭萬里香江鄉瞻思夙夜九天遠感
惻徬徨一念長我輩元來多妄動

聖朝未肯殺忠良壽隆本自

君王造但把赤心儼對揚

乙巳年八月十二日

主上符鸞釋放後復罕至有感

忽憶去年今日秋狂狴同得荷天休暫歸故里觀三徑傳

播 綸音到九州

明主心無偏好惡小臣罪未了
幽囚有時曠蕩
恩還下稽首遙辭五鳳樓

秋燕

寫寫深高罪未終思量安得此萍踪
殘生久在天邊繫世
故都從眼底空漸覺秋風千路溘
也看霜月萬山紅願將
國步與民瘼入我

皇王所照中

遣懷二首

俯仰乾坤此棘垣憂來倚杖步西園
忘機雲外鳥猶舞解

意墻邊草欲言危懷總皆身外事
脩爲但可默中存感時
悄悄心猶切難向他人開口論

寸心惻惻風塵迥千里迢迢世路傾
但比深園銘上帝肯
教之死負平生鄉思漂泊天涯杳
音信空聞寒鴈聲不是
君王遠諫諍孤臣未有動天誠

哭李石疊

傳來凶訃自中州此地哭君欲白頭
風雨幾番入夢寐功
名半世爲荒丘五年離別心猶在
一代英豪事已休空墮
兩行憂國淚樞前一洒意無由

送人出獄

百年身世半塵埃四海斯文於此偕
淹淹殘餘延旦暮明
明宇宙照心懷險需嘆我幽囚客
和濟知君匡輔才感別
自來情思切况逢多難在天涯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日韻

處處重陽今日節年年身傍金吾臺
風吹短髮囚中冷酒
破憂時懷抱開世上感多誰應少
眼前暑去又寒來丈夫
一念真機在豈效牛山悲老催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答之

音問來從北海上故人遙向此相憐
難將璞璧投幽地可
把長纓濯下泉我自福堂安任
桎君於陋巷誦遺編死生
窮達了無事不負男兒此百年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文武俊才今再用一身萬里此長城
詩書本自儒林重韶
畧復爲麾下鷲采芑妙成猷
坐开壯揚旗時掃塞塵清太常
記我四夷守不說燕山山上銘

許由巢父二人皆唐堯時高士也與後世身陷纒網
者相去不啻萬萬世傳許由食用一瓢食畢掛瓢於

樹間遇風有聲由惡之即棄其瓢堯以天下讓許由
逃去不受惡塵俗汚其耳洗于河側巢父將飲犢下
流惡其不能逃名晦迹使人覘之而後欲避之謂洗
耳水汚其牛口挽犢於上流飲之其事皆未知有無
昨夜夢入其廟中見二人像欣然有感題詩壁上未
就而覺乃足成之甲辰九月二十二日書於獄中
遭逢世道是昇平高尚同將天下輕樹上瓢捐風嚮定耳
邊汚去水流清山中不換冕旒色犢口惟食芝草英恍惚
蕭然祠宇在塵顏羞見二先生

思故人

憶我西歸過爾家籬邊秋雨秀黃花百年湮債從頭補一
日交情未有涯荷杖未耘秦隴草回身復泛孟津槎傷懷
更有難堪處驚出門前問檻車

送人

賓薦同登二十年便思宇宙在剛肩有名從仕版朱行列心
向閭閻赤子懸雄展應知今世少清貧不讓古人先功成
准備隨琴鶴廊廟方收天下賢

寄田道克

二十年前我與君講求五典共三墳長安春酒隨豪興旅
館殘燈到夜分國淚應教知己洒直言難使後人聞有時
罪了歸田里醉宿閔鄉境上雲

送曹知府入關中

十年交道嘆浮萍咫尺而今萬里情安我幽園老歲月喜
君閩越活蒼生旌麾過處山河秀劔氣衝來牛斗橫暇日
要尋千古秘考亭一脉甚分明

贈洪百戶并序

守獄官洪百戶予下獄次年來獄中適事甚洵懼

人皆畏避未敢一見洪獨省問至於流涕不能仰
視數年間每思其厚今年正月洪復來此追往慨
今又至泣下作此贈之示不忘

西風吹得家山杳沈瀟騰成犴戶陰天上本無神鬼謬人
間難有丈夫心艱危世事百憂切浩蕩君恩十載深此口
多君天下淚幾番爲我濕衣襟

和大司馬聯峯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席地簷前趁晚涼幽懷相與嘆流光思危自覺一心折行
遠空餘雙鬢蒼風景久成人慣習卷舒堪笑此顛狂世間

翻覆都休道只可堅吾百鍊剛
席地簷前趁晚涼逍遙不是傲羲皇
騫脩天亦憐吾拙極
溺人堪爲世忙興着野花呈艷好
情關幽鳥弄笙簧生涯
老去無長物一卷書編袖裏藏

和聯峯喜雨詩二首

共慶連朝好雨頻昊天臨下顯諸仁
普施原野三農慰一
洒長空萬象新豐歲坐占八表盛
放勲出自九重勤從今
喜得含生類沐我

皇王蕩蕩春

雨過幽中生意頻乾坤萬古此純仁
彌天雲掩千峯暗着
地神施一樣新出險走防岐路滑
歸田耕野老農勤滌腸
莫謂吾無樂自有家山石凍春
石凍春富平酒名也

春

逢君到此已三年日見園扉掩半邊
照我寒衾共幽榻隔
窓白日與晴天千山秦塞音書杳
一點孤懷空自憐北徂
鴈聲眷慰切憶他曾過首陽巔

冬至

氣轉初陽覺尚微強吾羸病掩園扉
寂靜真源須探取盈

虛妙應自相依兩年長夜獨悲感一點丹懷孰與歆
周文幽困裏先天衍作後天機

送人

共處憂虞冬復冬而今君去我誰宗風寒谷岸松猶翠白
淡城頭雪未溶杳杳鄉關幾萬里茫茫天地一孤蹤安能
將此別離淚一洒淋漓到

九重

早春二首

晴景初開淑氣端共看臘色已殘漫天邊轉眼流光易困

裏驚心世路難自嘆百年懷抱切還思一日

聖恩寬園中早覺春先到似怕纍臣五夜寒

共把愁眉且放開喜看春臘再相推城邊照景新堤柳墻

外香風帶野梅世運從今轉熙皞

聖恩不乂自天來故園咫尺佳山在一日定遊三百迴

次羅敷庵老先生韻

嘉遜曾懷白浩然高風宇宙久相傳難兄難弟心同好時
止時行道未偏

明主歲勤儉老意蒼生日望濟時權正看霖雨蘇天下無

奈丘園一念堅

除日二首

遙想去年此日新臘殘復見舊光陰慨時祇向人同切抱
痛誰知我獨深一片春暉成慘景數聲鳴鳥是悲音眼前
踪跡今猶在淚洒衾裳不自禁

幽壘屈指兩年餘還遇更新除舊時寒去今宵猶有滯春
來明旦總無私江湖廊廟人人樂柏酒椒盤處處宜忽憶
山林同守出岷村醅一二老相知

元日次八晴川韻

已遠昔年鷓鴣班遙從狂狷仰

天頽形踪眇眇寰博下世故忡忡方寸間患難久憑君德
厚赤誠只自我心閑平生不洒身家淚兩眼今爲天下潛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樂饒襟度憶當年獨玩松溪此潏然共羨真源同石髓誰
憐清味遠瓊筵懸崖不憚千尋險放海還憑一朶綿莫道
泠泠魚與伴主人日坐碧泉邊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春日悠悠病已痊獄中再得數殘年天光遠照來幽隙良

友頻憐到卧邊無似懶將冊帙展有時還是倦愁眠感懷
骨肉應分念百口懸懸心在燕

聞次女亡

傳吾子秋去年亡凶訃一聞吾內傷姊妹云何相繼死父
親血淚洒園牆往時女訓勤莊誦今日哭聲滿屋堂雖我
自言不過慟也應默默斷衷腸

次緒山韻三首

日轉庭簷春色光西園消息意微茫想君每動三秋念笑
我常懷一段狂往哲皆從脩性作世人誰是爲身忙從今

各記年前約只恐顛危心易荒

從來克己最爲難克去超過人鬼關水自流斯山自止火
何炎熱水何寒坐看百妄渾消盡便是一真向此邊正見
胷中好景象天光雲影半空閑

刻却紛紛俗務捧襟懷一片自天然行無非與纔成性磨
而不磷方是堅霽月想他何氣象光風忘我到衰年洋洋
滿目無停息誰向霄壤識秘傳

次緒山懷友韻

二年得與子相親不意知爲困裏身心在熟仁狂作聖事

求精義道通神化成品彙千山雨消盡寒陰一氣春白髮
從今還努力肯孤良友教諄諄

元旦

歲逢元日覺春還桎梏年年在此間白日應須點殘雪浮
雲但此繞燕山顛危喜見淳風轉變態纔知世路艱西望
壠堦遙跪拜三千里路是秦關

寄惲正月初二日

秦關消息久無傳說與兒曹莫涕漣圖圖暫蠶今日福

聖明定宥往時愆舍南舍北一天雨山後山前百畝田收

拾家中舊鋤耒侍吾歸老伴餘年

送紀中夫歸秦

與子同心二十年僧堂香火半爐煙正防步履三關險却
笑功名一線牽囚繫艱危懷後進衰殘寤寐仰前賢歸來
共了平生事就此先期立志堅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桂名榮

懶乘驄馬泛秋槎去處適逢陶令花五斗王臣皆有事六
經作用未爲賒暫舒廊廟經綸思且問江湖赤子嗟試罷
牛刀謁帝主還成禮樂數千家

送出美人去泛槎還從幽地賞葵花每懷衛足猶有在日
抱傾陽誠未賒數載斑毛羞懦腐一生阨蹇半愁嗟念君
爲我心何切天下斯文本一家

蹇難還逢秋氣森幽中無奈感時心世路兩岐夷共險入
情一理古猶今安危家念關河杳生死

君恩天地深十載釣俸應待我烟簑何日再相尋

西風薄暮景蕭森慷慨昔人折寸心獨念愛身身係國須
知懷古古同今一千七百日光遠三十六宮易理深常卷
平生空皓首畫前恍惚竟難尋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侍臣暫出五雲鄉總是

皇朝恩浩滂九品官非心上着千鈞弩在甲中藏幾年忠
疏流封內萬里懸誠積帝傍他日賜環承顧問好將民

瘼告

君王

謝人賜鷲米

十年分袂去燕臺囹圄今同春酒盃久難應教愁態老逢
君暫得好懷開宜時化向秋曹譽淳古風從海岱回廊廟

解遺稿卷三
五九
一朝思舊績共看琴鶴觀天來

送甥張禹卿

數載天涯客舍窮憂心爲我日忡忡
淚添溥易流千丈思斷鄉關幾萬重
莫道艱途奔未了須知多難德堪崇
惓惓望爾立身早在此叮嚀八句中

雜詩二首

樂老襟懷孰與同逍遙遠志鹿裘翁
百年佳趣庭前訓一曲杖簫眼底空
共惜幽纍何日解還傷吾道有時窮
狂園讀罷江湖詠若在春風和氣中

共羨君家庭桂榮豈知世路一難行
倚門鳩杖燕山迥乘夜孤帆江水清
骨肉轉關心上重浮雲自覺眼前輕
新詩遠爲賢郎切多是君臣父子情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見爾停雲思孤懷興欲飛仰天然有意
秋鴈正南歸不見緒山子年光忽四周
隨風秋夜夢直到越江頭宇宙相同意
越江萬里深東方欲曙色畫角動悲音
江邊尋至樂回首覺憂思宇宙皆吾事
心寧不在茲

殘屋食不足扁舟樂有餘北風如解意寄我常想思

病起三首

病起餘新興殘磚藉簡編不知從此後再得幾殘年
一片韓山石千年卧荒草峻嶙何所前落日牛羊道
南風乘隙入吹破幽人悶簷外鳥聲和一般成四韻

有感

乍雨噴聲歇閑雲落影空滿懷今日意都付與東風

斛山文集卷之三終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四



智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白日回光迷遠山
風煙蕩暮早春寒
幾迴點檢累臣罪
一疏欲期天下安

十載幽溪把釣竿
却教桎梏倚門闌
萑蒿滅頂皆天降
事到今朝死亦安

桎梏真知行路難
况逢九九有餘寒
忠猷總是邦家慮
死亦今朝心自安

但為當年耻素餐反成世事日艱難而今死事得其所歸
到黃泉心始安

幽囚罪是吐忠肝日見選人向北探 聖主無勞關慮切
微臣不以死為難

贈蘇廷詔五首

望斷長燕萬里深思君不見淚沾襟高情為我還甘罪至
死難忘今一心

罪出經年憐我深要存日子此宵襟問言廢食更流淚是
我懷君一念心

數載幽幽獄戶深相逢更得好宵襟要將爾我今朝事說
與兒孫記在心

憶昔相逢幽陷深各將國淚洒裳襟我無孟博澄清志君
有西川豪傑心

悄悄獨憐我罪深淵思自慰此愁襟昊天肯吊蒼生命鑒
此人臣日夜心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一片西飛一片東浮雲終不得長空人間變態閑來往何
與無涯宵度中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殺蠹虫無衣可出哭吾窮聊將囚板塔前曬一
物光輝與世同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一日復拏

繫京途謁夷齊祠二首

孟津河下謁夷齊悽愴風霜盈陌衢願借首陽方丈處藏
吾天地一殘軀

晨朝停馬拜荒祠想見當年叩諫時却笑史遷傳謬罔武
王安肯遽兵之

澠池道中二首

西風落日滿塵埃秦趙功名餘草萊蘼蕪蘭強皆國事自
能羞上會盟臺

奮身秦館志難移共羨相如智勇竒四十萬人同日死徒
藏楚寶欲何為

謁比干祠

人心天意轉岐幽夫子安能不殺身一死祇將殷祀絕空
教千古吊三仁

謁姜里祠

後天剖破見精深都是周王至德心拜罷遺容思往事直
教客淚滿裳襟

遣使男歸秦二首

汝自燕山歸雍州臨行不免淚雙流逢人便寫康寧信寬
我囚中一念憂

父已六年同楚繫

左傳南冠而絏者楚囚也

兒今三試佩吳鉤吾家不

說諂時話但向平平路上求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栢一絕

反身未了他年罪樂土還逢今日安慰爾耐寒庭下栢主

人依舊又來看

葵初出二絕

真品終難混草萊幾叢都是去年栽愁中偏有賞花興早
把赤心為我開

天然根莖異蒿萊每藉春深夜露栽我去應無人會賞徒
傾一點與誰開

柱杖二首

風自回旋雲自輕耐寒耐暑始堪成得君今日為良友險
地扶吾暫可行

直幹元來不尚文平生羞與鬼薪群諫官得爾成相輔
破恒山萬里雲

秋日

露冷風涼秋漸深塞天猶繫白頭吟已知憂國非吾事有
感還餘惻惻心

不堪秋草與秋風又把流光易此中萬里君門皇路在一
身罪難幾時終

年來欲與世相忘轉覺幽懷百慮長延頸九重天外遠難
將一念悟君王

復鷲一葉墜庭前坐惜年華變髮顛多罪殘身忘是我通
來都付與蒼天

風落庭柯又是秋有時樂在有時憂欲為萬里朋友告歸
鴈還遲塞上留

忽驚塞鴈報清秋困裏帛書肯寄不雲外長風吹六翮一
飛千里到西周

蟋蟀早已到幽床梧葉枝頭幾箇黃清晝半陰雲忽忽幾
人能解此悽涼

繞塞西風白露天萬山黃葉落翩翩穿窬日影無私照一

隙常來到卧邊

五十年餘人世事此間白髮幾經秋不知淫雨煙波上誰
去乘風泛柁舟

看開宇宙誰人事白晝天涯此口頭鴈過故山鷓鴣因榻夢一
聲涼夜送高秋

秋燕

辭社還尋高處藏留予常繫五雲鄉時來時去天機在美
爾一雙羽翼長

送高大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別念關心淚欲流送君出險我還留要知今日頰眉意不
是尋常生死愁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崗泉張東臺

總是髫年夙分投神遊萬里有相求不知吾友今宵夢亦
得頃刻相遇不

不斷懸懸故舊情夢中携手與同行覺來展轉增悽愴門
外鈴聲報五更

暫合還離一旦情郊原哭送我東行年來憂患催人老雙
鬢而今已變更

去年送我出城東轉隔關山千萬重此時幽地心常念只
教夢裡暫相逢

夜初

半窓月色下長宵照此無窮客慮遙最是感悽一段意北
風落木夜蕭蕭

荅友人忽天章遼東作斷事

困裏風霜幾度侵多君不替故人心遼陽極日關河杳讀
罷音書淚滿襟

病中人有以詩喻使寬者次其韻荅之二首

數月言官耻素冷殺身今日有何難包荒本是男兒事肯
不同天一樣寬

日午纔將數粒食來之坎坎豈為難眼中視此容身處同
彼霄壤無限寬

聞人赤肚仙口號

跳落深坑已數年纔知半世總狂顛幾時拋却人間事去
到密雲學浪仙

春日十二首

乾坤無處不清明
竚立看燕羽輕
一念孤懷酬
聖主

百年人物此殘生

窓間舒日漸融融杖道遙百慮空千古吾心誰樂與首
陽花草自春風

雨霽春郊秀文蘿開雲偏惹落霞多南鴻一羽衝寒峭萬
里長空晚獨過

陽和到處總無垠老幹蒼柯向月新莫到幽囚空歲月東
風還有去年心

柝聲急處鴈聲高門掩園燈夜寂寥念此天涯歸路杳誰
將一段楚魂招

雲捲燕山接地陰霽城新雨細霽霽即看宇宙均生意識
得乾坤作用心

遲日幽園春又深閑聽燕語散愁襟自知一息延朝暮到
此還餘憂世心

四年多罪鎖危垣驚眼金吾春草蕃一點孤忠應未死君
王恰有好殊恩

簷頭對雨兩蕭蕭牆內葵心墻外桃日暮東風惆悵處閑
看林鳥各歸巢

十載憂時一念深竟成身世此浮沉斜陽滿日蕭條事寫

作長歌次第吟

萋萋幽草映園堦
羨爾逢春早
意諧此日吾生猶未泯
且歌愁句散愁懷

從此超然脫故吾
天空海濶見洪模
無容類是假男子
有恐方為真丈夫

偶興五首

幽中莫嘆久無家
犴戶難將國夢遮
七載悠悠何所事
赤心白髮是生涯

欲酌春醅伴此身
榻前一盞轉傷神
年來斂戢非因禍
恐

致君王殺諫臣

風滿園垣月滿樓
吾將風月伴幽囚
人機本自天機出
解到無思意便投

坐對窓風一隙清
人間萬慮總堪輕
無端幽鳥閑來往
却作愁人深樹鳴

一片閑雲遠翠松
還成細雨暗千峯
此時骨肉遙相見
多在筑筑客夢中

葵花二首

園葵新發幾枝紅
病裏空懸賞念濃
只恐花疑吾不好
詩

成轉寄藉東風

誰把葵栽幽厠中
祇憑新雨秀新叢
出門欲賞憐多病
為問今開幾箇紅

述思二首

當年各為主恩深
生者難忘死者心
將此滿腔憂世血
變成赤淚墮囚襟
年年燕塞動悲風
應是人心願未終
死去果然難遽滅
九原還得再相逢

獨酌十首

春來病未放清歌
惹得春風不甚和
偶酌燕山一盃酒
滿懷詩興若江河

老夫不是愛長歌
恐把流光混裏過
一嘯曾中無限量
古今天地在包羅

卧醒還酌兩三卮
趕出曾中無限奇
便笑古今忙脚者
撞來撞去總成癡

一寸修為一寸天
紛紛誰解此間年
從今莫說癡兒夢
因榻安吾日夜眠

男兒寸寸是剛腸
要把塵腔百慮忘
聊下牆頭一罇酒
不

妨獨酌對羲皇

天地元來只一春春光到處豈無真
須期努力將心戒莫作園中憂世人

愁來還要酒消愁到手必須三四甌
醉後吟詩詩罷卧風流也屬獄中囚

連年病不似今年和煖風光我却眠
春到無詩春自去而今要補幾千篇

殘春隱隱恰如新老眼渾看見未真
更不分天與人異只疑共是一團春

陽春幾轉屬艱難未惜空餘兩鬢斑
若把皇家元氣論入牢強似入深山

遣懷四首

故園獨此念殘春無柰憂危此一身
莫恠片言千百死從來蹇蹇屬王臣

自來幽陷幾風霜憂切空餘兩鬢蒼
故惜殘軀非我意恐成一死累君王

春去還留此喘餘勞心空把百年虛
有時不禁傷懷切萬里家鄉一片書

一時感激切憂勞便欲捐軀報
聖朝此日孤懷徒耿耿
九重不啻九天高

送耿良弼四首

與子交遊不計年吳山當日杏花天
官貧消息幾年絕忽
喜音書到卧邊

七載幽窓與世忘故人感激意偏長
聖明未肯殺忠直

早晚吾將歸故鄉

蝴蝶夢中五十年將身但合老林泉
冥行走入深坑裏空
負良朋意戚然

千里風塵到帝鄉懸懸念我我心傷
喬陵安得還相遇共
醉桃花流水傍

偶有感五首

吾狂歲歲繫燕臺一盞濁醪百慮開
醉後自忘安險處誤
將囚所作蓬萊

吾衰久不念東周那惜斑毛出髮頭
海宇昇平天自造可
能一手障狂流

吾心原來解深思宇宙安能獨任之力
薄不堪身萬死踈
愚空使後人嗤

老夫經歲卧囚窓慨世憂時念益長白日似憐吾寂寞故
從小隙放餘光

當年祇抱素餐羞一日踈狂七載囚安得此時廊廟上有
人聊為我皇憂

乙巳年復被繫路作五首

白衣黑馬出鄉城飲餞多君揮淚情世上誰無生死路不
須分袂嘆危行

漂零四海一孤踪眼底顛危悲路窮共說君恩天浩蕩
還期故里再相逢

涉險猶餘詩興狂回頭馬上別金陽

李驛丞號也

平生曾次他

無慮一念還為天下傷

遙向北邙哭范滂皇網復為漢人傷諸賢不向幽中死剖
柱心無符後殃

三木如堪及俊良殺身不必慮深長投屍近有黃河在誰
肯將來葬首陽

遣懷

霧斷長天萬里空邈迴日暮倚東風紛如自是人間事不
介悠然曾次中

雪茶

霧後飛來消太空，巧將輕片舞條風。
六花烹作六安水，瑞氣都留玉盞中。

殘雪二首

瑤花不但遍燕山，幽地虛池總一般。
只恐春風吹得急，徘徊再賞片時間。

同雲知不再，淒淒當午陽。暉照故遲賞，
汝笑無春腳味興。來但有感懷詩。

慰章秀才

去年章生背
前曾種絲瓜

多難不須日嘆嗟，男兒身到即為家。
堦前一片雪融處，饒我春深復種瓜。

送趙大尹出獄

我在關西子在東，百年適得此相逢。
從今音問千山隔，入世真如一夢中。

讀蕭處士行狀

紛紛落到靜觀中，一點浮雲散太空。
老筆千年心事在，未須身後問窮通。

初聞黃鸝

共步園庭佳樹陰逍遙因見古人心
囚居莫道無真樂也有黃鸝送好音

送人歸秦

春到燕臺策馬還文旌指日度函關
故人若問園中興道與山林總一般

送緒山出獄三首

每道別離今果離是誰懽喜是誰悲
共將心事常相憶記我丁寧四首詩

兩共幽園霜雪寒而今離別要相懽
願君分袂毅然去莫

向鉄門回首看

二載相逢一旦離徘徊孰令我心悲
此時此地真難得說與兒孫世講之

寄德母

偕老糟糠重德音園門無柰兩年深
寄來秦樹三囊棗見汝憂勤一段心

送張本禮歸三首

弱冠交遊三十年乃今如此共天邊
送行詩自獄中寫安得不令我惻然

送君不肯淚漣漣
知為男兒心志堅
歸去朋友來訊問道
吾長夜已三年

目斷秋雲遠
盍簪側身西望淚
沾襟再將半紙新詩出
寫我留連不盡心

哭翟尚書

哭罷滿周已五年
悲懷今日復潸然
兩行出自中心淚
一洒尚書樞板前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補囚衣晝可穿
知君手段自心傳
成周誰是真男子

古人誇山甫賢

會補清霄神慢穿
昔人妙訣已無傳
高高在上真難措
煉石惟聞媧氏賢

夜懷緒山

獨坐更初有所思
悠悠令我心如飢
誰教咫尺同千里
安得夢中一見之

謝郭平安惠衣

賜服見君憐我深
范滂肯負郭公心
從今少洒憂時淚
珍重不教沾素襟

送趙白樓

與子周旋風雪中留連送出白樓翁我曹莫道別離苦此
是聖朝囹圄空

張公弼

抱痛周君意獨深
樞前一哭淚淋淋
昊天於此昭明處
照見先生一念心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罪人豈是好吟詩
詩是罪人撥悶時
成後朗吟閒自咏
融融滿目見天機

天機滿目是襟懷
滾滾都從詩上來
付此卷舒同大運
豈容一念自安排

安排了得見人心
只向天然分上尋
要識此間真氣象
茫茫宇宙更無垠

無垠所向在先難
一本從來非二三百
慮根原由此出
天人未可兩般看

罪人豈是好吟詩
詩是罪人自得時
獨吟一聲心已解
此身此罪正相宜

此身十載卧松雲
千古真傳愧未聞
中夜思量年少事
雪

窓曾讀北山文

雪窓若向靜中尋得見昔人藏用心舉目霄壤皆可樂沂源正是此曾襟

沂源到此幾千年鄒魯心神在簡編誰識真陵數枝草青青日夜秀窓前

和人韻四首

能從定裏息奔馳即是天人合一時往哲藩籬吾剖破動無方所靜無私

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

戶成人自此間出出關真機湏了之却笑紛紛禦寇者徒勞破屋欲何為

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湏知無我是無私

讀詩經衡門篇

肥遯高風百世師衡門愧子獨棲遲洋洋沙水今猶在還有幾人能樂飢

黍離

眼底興衰忽變遷每將心事問蒼天農夫不解行人意知
說離離是有年

幽風

頽膚一遜德愈光歎自東人樂繡裳不有風雲雷雨動鳴
鴻豈易悟周王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滿江秋月照艫明水國雲鄉老此生常慮中宵風雨變孤
舟時向岸頭橫

一見風波即放蓬徐徐再訪斗牛宮將吾心事頻思檢慚

愧烟簑江上翁

送人出獄

相逢相別兩經春分袂情懷見子真此後金吾門外過念
予還是困中人

送人歸蜀

雍山蜀水共封疆送子教人偏感傷歸到秦關停馬處好
將多難報吾鄉

示姪休四首

旅舍空時家又空秦關燕塞路難通吾兒莫道飢寒苦君

子原來亦固窮

門掩隙塵客舍空寂寥人久在園中但願 聖明恤狂直
爾曹與我再相逢

昔年送我古祠中見向西行我向東此日音容如萬里各
將一念叩蒼穹

縲絏兩年骨肉離幽園客舍日相悲爾曹知命須寬慰世
道艱危古有之

謝人賜鷄米

遠將德惠過園牆味帶南風滿屋香可奈窮囚深恨處思

君高義不能忘

閑作二首

五年夜夜鎖客囚還餘鄉夢逸林丘白頭未了乾坤事一
息常為汝輩憂

天涯歲月自幽囚老去無須念首丘未了平生身上債不
圖今作汝曹憂

哭浦周二公

二子殺身良可傷老夫念念不能忘欲將往歲顛狂事同
到九原笑一場

禹卿歸秦仕見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道義真原宜早尋况逢蘭若又深春
男兒本是四方客離別何須苦動心

良朋萬里此相尋為念艱危歲月深
安土敦仁賢哲事男兒何處不寬心

贈人

送別獄門各感傷好將事業繼蓬黃
如逢潼上劉君子道我囚中兩鬢蒼

讀微子篇

開卷悠悠憶昔賢知將人事委蒼天
千年王子憂心在老淚而今墮簡編

送孫寺丞二首

不信榮華有是非幽縲終日掩園扉
世間滿眼愁人事忽見孫郎能早歸

流連白首嘆知幾日見庭柯黃葉飛
安得一朝携手去與君共採首陽薇

九月節

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
不是諫臣愛一死殺

身恐累 聖明朝

獨酌

獨酌燕山春甕香暫開宇內一愁腸醉看榻上無長物惟有孔家活世方

夜夢四老人俱彷彿百餘歲衣冠古朴氣象莊重皆天然不事矯飾同坐一木甕予趨前長揖四老人俱起谷之淵默無一言覺猶宛在目中以詩記之丁未正月初三日早間書

或是商山四老翁來吾夢裏一相逢鳳凰千仞當年意固

在平生寤寐中

白塔寺老僧號孤松與予素未相識予辛丑年春下獄是年秋燕山中大用以事被逮告以孤松當予凶危之際日常流涕為予焚香誦保安經祝不死當時一聞即以詩紀其事每擬出獄必求一相見乙巳年秋暫歸田里以迫促速行未遂夙願今復下獄踰年聞孤松已謝世矣因述當日所作復繼韻悼之見予未忘孤松也

聞申大用告孤松祝予不死作

普天吾欲振頽風墮入無涯淵海中誦誦保安心更切令人日夜憶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楚江漁父惜回風千古同歸一夢中歲月不堪人事變洒吾雙淚痛孤松

深深塔院鎖薰風虛想形容入夢中當日孤松曾念我而今我復痛孤松

蕭蕭松影遠紅塵海宇相關一念真悵望幾年空步履還從此地一沾巾

幾年欲接上人風憂世襟懷與我同看到乾坤終始處紛紛眼底總成空

夜夢一人頭戴紗帽無展翅謂諸葛孔明也予揖而就之謂予曰塵世富貴何足道哉唯唯既覺漏四鼓矣以詩紀其事丁未年六月十四日四首

夢裏從容揖孔明回天事業竟難成出師兩疏心千古可
是巍然三代英

隆中運策三分定渭上屯田一念深星殞營中旆義旆祗
成當日受遺心

天厭東京久自虹輿圖分豁竟難同漢皇值此顛危日空
向南陽起卧龍

漢賊從來難兩立蜀川偏據未為安只教千有餘年後五
丈原頭秋夜寒

哭姜郎中

一世光陰半世終宜將運數委蒼穹吾心猶有難堪處老
淚哭君是獄中

靜裏閑談古與今超然物外是宵襟相逢獨有難忘處夜
雨東風一片心

詞 有感

踏莎行

黃葉蕭蕭西風浩浩中忽訝寒先到每將心事對晴天
肯因窮老傷懷抱○浮漚古今雲雨世道謾把榮辱堪作
笑男兒何事襟懷自有鳶飛與魚躍

沁園春

金風轉律流光暗易壯士蕭條存丹天一點點自陶濯一
身幽困兩歲長宵知作閑事樂天委運念頭此外更無勞
靜坐間把宇宙踪跡閑慮一遭○生平努力相高都做了

灰蕩與塵消看世事多般奇奇巧巧於人何有也自逍遙
狂風迴亂浮雲翻轉莫休莫歇枉分撓適懷抱擡頭窗外
秋雨蕭蕭

又滿江紅

炎暑方闌忽驚眼庭前一葉報新秋蟬鳴深樹日暮悲切
嘆息人世千年事空老英雄豪傑

○門掩後孤燈滅園窓照清夜月靜思量教人愁
腸結幾時恩詔歸田里絲綸隨處少遮迺莫道他渭水子
牙翁育臆別

踏莎行

大道昭明人心不死一理綿綿貫終始消息盈虛總循環
須知萬古皆如此○君父恩德臣子忠義存吾之死矢靡
已留取丹懷日浩然天地無窮永相倚
百年運數一旦遭逢天涯長夜嘆夢夢未惜宇宙托蜉蝣
空餘禾黍慨王風○眼前靡靡心上忡忡難免幽園今固
窮仰視青天與白日冥冥照我此丹衷
志扶顛躋身陷網羅先憂特為此心多氣吞天際長虹勢
手障人間東逝波○樓上秦曲軍前楚歌英雄羽客總消

磨惟有忠靈永不散與君携手吊湘娥

孤懷炯炯天畔茫茫北風日夜此幽窓秦館兩行七日淚

燕庭一片五月霜○月臨日照地久天長不盡當年烈士

傷遺下霄壤千古恨總出入臣忠義腸

霧隱棘牆露低庭樹多難悠悠今未已百年世事總成空

一笑翻復任眼底○地角鄉關天涯因囹圄回首君門幾萬

里豁然蘆杖步園堦西風吹散燕山雨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每過花前動我思斛雨餘復見長新枝聯乾坤生意原無

盡晴物理乘機默與移斛向日一心終自赤盈園諸品獨

無聯緇耐寒松栢千年秀與爾同當天奇下斛奇

看花聯句七言律二首

粉牆斜倚似含思聯真蕊傾陽正滿枝雨露時從天上降

斛根菱魯向圃中移聯無邊心事終懷赤滿眼風塵不受

緇詠雅態自堪供玩賞何須解語始為奇聯

誰云仁遠未之思物邇還隣一兩枝開落隨時皆自得晴

晦明向日更難移斛雖無脂粉容常艷便出淤泥色不緇

一種天香元自異姚黃魏紫未為奇

聯

大司馬聯峯老先生壽誕同難王子言具酒邀予四人為先生壽坐中聯句得五言古風七言律各一篇

乙巳年夏四月十九日書

此辰當此地盃酒喜相從感極寧辭醉衰顏肯近紅

此句

逢天地解雷雨滿長空

晴

憂國憂民意宇宙浩無窮

此句

文千古會聚樂一家同

談

浪迹形骸外高情俎豆中

此句

憐幽陷裏各欲反淳風

解

他年林下樂須記此情濃

此句

又

難中此日逢初度

聯

嶽降曾聞生甫申雷雨經綸占大手

晴風雷遭際愧賢紳伊周事業應無分

聯

黃夏淵源却有

真願得八荒開壽域普天稽首誦堯仁

晴

看花聯句

看花忽爾動遐思憶昔長安得意時今日看花雖異地此

花亦與人相宜

聯

隨身着處忘并降信步趨來履險夷惟

得幽中懷抱好興同賢哲坐東籬

解

人心誰謂不如古造

物從來豈有私

晴

好景縱觀皆樂地從教無日不相隨

百年顯晦渾閑事一笑榮枯更勿疑

談

但願此心常共赤

何須殊色與爭奇聯要知展轉艱危裏天欲吾曹慎所之

山解南北朋簪非易盍乾坤脚板豈難支晴真機每向花前

得終不逢人一皺眉莫道看花淹歲月思尤指日日天歸期

山解

又

與君斯邂逅一葉報新秋山解名姓誰見道解山心住晴愧爾

儔林盍簪如有像麗澤復何求晴亦重朋來義相期到白

頭華訥

園中聯句酌酒

天涯今日共幽囚各為當年天下憂解消息知宜觀太易

浮沉總付與清秋巽風雷自是交相助聲氣何須更別求

晴醉裏悠然塵世外相看真是泛虛舟

復酌送巽峯出獄聯句

共傾一盞送君行不盡幽園此日情解塵世偶然開笑口

丈夫寧肯負平生晴豈為湖海新賓主當是乾坤老弟兄

巽天際輕陰旋即散他年還共論誠明

語錄附

論學

天命謂性天人一理也率性謂道動以天也修道謂教求合乎天也戒懼慎獨自修之功至於中與和也中和性命本然之則也能致之則動以天矣故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言當戒懼之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當謹獨之意應酬是有睹有聞不睹不聞是無所應酬之際也如出門使民是有所應酬則有睹有聞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當何如曰此儼若思時也儼若思即是戒慎恐懼之意為功夫尚未說到極至處故又

提慎獨二字使人雖在暗室屋漏之中一念發動之際凜然畏懼不可少怠不敢少息則天理常存私意不萌純一不已而合乎天矣

中和心之本體也未發之中萬物皆備故為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大經大法所在而不可違故為天下之達道怒與哀中節皆謂之和

致中和止至善之云也天地之位我位之也萬物之育我育之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人理之常也小人反中庸豈人理哉時

中者默識其理而妙宰物之權也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豈時中之道哉小人則率意妄為而已

天下之道至中庸而極理得其會同義至於入神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民鮮能之矣

董常問文中子聖人有憂乎言天下皆憂吾何獨不憂又謂樂天知命吾何憂何必如此說聖人固未易及然常人一念之發得其本心則與聖人之心無以異但聖人絕亦不已衆人則或存或亡而已憂樂比人情之常而本於性也豈聖人獨有樂而無憂乎若曰樂天知命吾何憂不成

父母病聖人亦樂天知命而不憂乎豈人理也哉

漫錄

夜初靜坐少檢點日間言行因司馬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言始夫不妄言所言必皆當理非心有定主豈能至此故輕躁鄙背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談論者皆妄言也因書以自戒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实乃吾分所當為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為美才以為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

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與人論事辭氣欠平乃客氣也所論之事雖當於理即此客氣之動便已流於惡矣可不戒哉書以自警

予久處獄中粗鄙忿戾畧無貶損粗鄙忿戾乃剛惡也負以終身而不能變真可哀也因思橫渠貧賤憂戚玉汝於成乃惕然驚省嚴然愧耻今日患難安知非皇天玉我進修之地乎不知省愆思咎而有怨尤之心是背天也背天之罪可不畏哉

予繫此四十一月矣邏者日在側覘予動作有甚厚子攜

壺酌以伸問者後一人來甚橫逆予卧於舊門板上溲之以席其人皆扯毀之謂予罪人不宜如此又徃徃發其厚予者使人知之曰某日某皆潛獻其處者盖令其得罪以見已薄之為是有蘇喬二人皆厚予者乃忿忿不平揚罵曰是固無傷也予非私交化外人雖得罪亦何憾

予與劉子煥吾周子順之同飯後因論人才各有所宜予謂二公自度宜何責任劉子曰吾為孟公綽可周子曰今日府州外任勉強幾分予曰滕薛大夫聖人固不許公綽在春秋時欲盡其職亦非易事觀於子產相鄭可見然則

孟公綽亦不可輕看。一人因狂病迷謬入朝立御座上捕下法司擬重獄成未決其母詣登聞鼓稱冤順之在吏科時直受鼓狀遇此事未為准理順之因問予使公遇此事當何如處之予曰當論其狂病誤犯不可加罪但罪守門者失於防禦則可矣劉子曰當封進鼓狀使朝廷知其以病迷下法司從末減可也順之曰此固皆是但如此為之必得罪以此小事得罪吾不欲也劉子謂論人無罪不當殺恐非小事予曰此皆論利害未說到義理處若論義理則當為即為當止即止豈計得罪順之以為然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真有為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為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辨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道心人心只以是與不是求之一念發動的不是則為人道心極難體認擴克戒謹恐懼之功少有間斷則蔽錮泯滅而存焉者寡矣故曰惟微人心一動即在凶險路上行矣喪德滅身亡國敗家由於此故曰惟危所謂卿士有

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人心之危
真可畏哉

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予久處困難
亦時以此自慰但罪惡深重為世道之損者甚大仰愧於
天俯怍於人襟懷滯礙鬱抑不安之時常多

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
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所
謂先見亦察吾動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萌於此
矣所動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吾思向少離於道則步履及
疾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故學也必有慎獨為貴

予稟賦粗鄙動輒乖謬夜間靜坐思此身過惡真不自堪
真難自容可謂虛負此生矣年吟嘯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
至始自知過則已晚矣可勝嘆哉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克
勵求免於惡終耳書以自警

顏孟二大賢雖氣象不同而學則未始有異顏子之學在
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違仁不遷怒不貳過孟子之集義養
氣擴充四端求放心存心養性以事天則亦顏子克己復

禮之學也

天下萬變真妄二字可以盡之。偏蔽者妄也。本體則真也。學所以去偏蔽之。妄全本體之。古六全則道本於性。性純乎天。立人之道始無愧矣。天地亘古亘今。但有此一箇大道。理則亘古亘今之聖賢不容更有兩樣學問也。

見獄中或有警擾呼左右問何事。予久而思之。此動心也。身居此地。須要置生死於度外。刀鋸臨之。從容以受致命。遂志可也。此正是為學用功處。因田心劉元城。鼾睡是何等。曾懷可謂毅然大丈夫矣。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即覺襟懷開洒。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為。為見得義理。必直前為之。不為利害所怵。不為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為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即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為。小惡放過。且可為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為柔。刻方為圓。大善或亦不為。大惡或亦為之。

因循苟且可賤可耻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辨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

涇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令止之曰當微誦恐損傷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飢又戒之曰當為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餞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饌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饌與無告者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為嘆息者

久之古人以離群索居為深戒子貢問為仁孔子告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使志道君子常得與先生相親焉獲覩德容聞至論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嗚呼仁人君子之言其利溥哉

智者自以為不足愚者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為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平生所為得失相伴求欲寡過而不可得幽囚坑穴靜中

頗覺省悟始有向學之心然殘損餘息血氣漸減策勵不
前虛生人世與草木同腐矣可媿哉

早起散步園階日升東隅晴空萬里鳶鳥交飛不覺襟懷
開洒萬慮皆空因思曾哲沂水氣象亦是如此癸卯歲季
冬十三日書

古人立已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立已甚恕其責人甚嚴
孜孜為已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夫子答顏淵為仁之功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居高位有高
位的視聽言動居下位的視聽言動處患難有患
難的視聽言動臨死時有臨死的視聽言動道無不在
予與劉周二公倚園牆北向坐一人解於北牆下相去甚
近二公訝之曰何不少避予曰此鄭瞽人旋於宋朝之意
蓋謂我無所問也

因置一甌真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既安然
後已將一箇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箇無稍工之舟
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是何道
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甌之敬慎也

六月初八日夜初寢夢一男子長身少鬚鬚間白呼爵相

拜曰予王陽明也數談論未嘗自言其所學語未畢忽驚寤予瞿然曰是何先聖先賢來此以教我乎或慷慨殺身於此地如劉忠愍之類者相與邂逅於夢寐乎明早當焚香拜謝之俄而屋脊隆一小甃塊於卧傍木板上聲震屋中守者驚起初九日早辰記

初九日夜夢一廟中塑伏羲像所服甚古雜以洪荒草服一人講易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義於廟間之乃程先生也聽有儒士二人予入獄中四十一月夢關義勇武安王與予遇者三亦有無言時亦有數相語時

連日天雨獄中木板皆濕予體弱少食固思小兒在外父子五年不能相見衣食不能相顧時張道全伍天儔二生皆在外候予與小兒同處數日消息未聞為之戚戚又思素患難行乎患難事至於此皆天命也當安受之陳少陽歐陽徹二公未嘗傳贊為臣以言語自任而殺其身况予論思之職敢不盡臣子一日之心乎盡此心以求自慊則或死或生豈可逆料

予居此四年邏者候予有言日必錄予頗聞之每見未嘗一言相答有以予不言回報者必答之有以其言作予言

以回報者又以不似答之於是邏者窮矣多以情相告求
予言以免其咎且曰事關於忠義者願得數語予應之曰
吾奏章數千言字字是忠義句句是忠義乃以為非所當
言而深罪之今若以忠義騰口舌於爾輩之前是吾羞也
一邏者求予有言情甚切至予應之曰語出於無心者公
記去則予心無愧若出於有心是故為巧語轉移天聽以
苟免罪難也予實羞為况一有此心是即機變之智巧舉
平生而盡棄之天必誅絕使即死於此其人慘然曰公之
心如此予再不復求公言矣

又一邏者告予曰今日好言語上之矣問之乃太甲篇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繼之曰我乃自作孽者故
罪至於此予應之曰吾為言官天下事皆所當言往時一
疏上為朝廷下為蒼生宗廟社稷萬萬年深長之慮
豈自作孽者其人默然

晴川劉公陞工部將之任冢宰羅整菴翁家居劉公辭行
整菴贈之以詩既劉公下獄與予誦之予與緒山錢子皆
依韻和之後人傳其詩於整菴處近一士夫來京整菴公
語相告曰向日得詩和荅以具但欠推敲未可寄去予曰

此非欠推敲也元老大臣家食十年未嘗以書簡通權貴
乃以一詩交罪人可乎此老可以為法甲辰年六月十二
日記

癸卯年二月內馬主政拯以事下獄馬十九歲發解廣東
二十舉進士任工部主政器度識見人未易及告予曰聞
近士夫言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秦皇漢武兩君而已予
應之曰否自古人主有本事者惟堯舜文王而已堯在位
百年萬邦時雍治極當亂之時而子丹朱又不肖堯乃尋
一箇舜將天下分付與他愈至於治舜在位五十年四方

風動亦治極當亂之時其子商均亦不肖舜乃尋一箇禹
將天下分付與他亦愈至於治文王深仁厚澤延周家之
基業至八百年堯舜文王以天自處氣運興衰不在於天
而在於我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其本事何大哉秦皇剪除六國焚棄詩書掃滅先王之迹
而惟任一己之私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
笑漢武承文景之富庶若委任賢俊取法先王則禮樂可
與故以多欲亂政窮兵黷武至於海內虛耗幾致顛覆非
有昭宣繼之則漢之天下未可知也若二君之所為適足

覆宗絕祀而已烏在其所謂有本事哉且使人主不法堯舜文王而法秦皇漢武是啓其殺伐之心而欲以亂天下也其所言謬妄亦甚矣馬出獄數月以病卒予甚悼之間步垣中井上日色慘淡光景寂寥下視井水湛然清澈因思井渫不食為我心惻為之戚然

嘉靖乙巳年九月初五日朝發濬縣晚宿林清店店主醜惡買麵食用醋其人吝從者曰此不過費銅錢一文其人應之曰雖與十文吾亦不賣又欲買小麥次早作粥其人亦固拒之予聞矣呼從者止之曰再勿與語此數家之隙

地或有賢者無招客屋而有屋者又非賢因思昔人言堯舜以天下讓而世之匹夫爭半錢之利人品相去何啻九牛毛易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此市井之常度其識見止此無足怪也

大人當治安之時為危亂小人以危亂之時為治安皆此小也有大人之向慕有小人之向慕有大人之識度有小人之識度有大人之作用有小人之作用此天地生物之不齊教化之施固有要而以宇宙間事為已責者不可不慎也乙巳年九月五日燈下書

論文

文章以理為主以氣為輔所論純是一段義理是以理為主辭氣充盛渾厚不覺軟弱是以氣為輔須育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見亂其心又廣讀聖賢格言以充養之如此則舉筆造語皆自育中流出其吐辭立論愈出愈新而無窮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騰匯洩蓄流轉渾厚波瀾汪洋如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光燄發揚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窮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輝觸之而成色也

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疏

此乃先生行人時第一疏今存之

行人司行人臣楊爵謹

題為彌災變安黎庶以固邦本事臣於嘉靖八年

十月內承

制往湖廣公幹即今事完回還臣知

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於閭閻之下凡四方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

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

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於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為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於道路者尚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於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

奏

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猶

曰可為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况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堅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后教化行教化行而后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亡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為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濟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為寒心不知

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於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士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溢起而為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

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即所以憂國治民
即所以治國也

陛下日事經筵雖隆寒盛暑未嘗少怠臣知

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為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
於救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
假使當時餓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
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
專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法

民生則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
在戴生我父母向之捫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
矣向之妻子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
而復收邦本雖搖而轉固縱值天時之災奪不以
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大半之福

聖子神孫續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
場恐懼之至親齋伏候

聖旨

旨下發該部知道

四卷終

斛山遺稿後集卷之伍

信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臣子志切效忠危其身而不顧

朝廷恩頒恤死論其世而不遺豈徒備乎尋章實

以樹乎風教爾故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

剛貞成姓弘毅為心兩䟽叩閣聞者為之竦懼

而氣不少衰十年繫獄見者為之悲酸而節迺

益勵被逮則握粟就道囊無儲舍之金放還則
杜門讀書室有生塵之甑胡未及于召用乃遽
至于淪亡是用悼傷特加褒恤茲贈爾奉議大
夫光祿寺少卿錫之

誥命嗚呼死而不朽允惟正氣之長存久以彌光所
藉華綸之永賁服茲寵命慰爾明靈

隆慶元年正月初一日

賜謚

誥命

奉

天永運

皇帝制曰國家于直言敢諫之臣常不吝貶贈追揚
之典所以磨世且用褒忠爾原任山東道監察
御史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楊爵志慮堅貞
行操清鯁爰從廷擢拔實憲臺爾能正色陳規
犯顏明諍激譚危論偶觸雷霆勁氣直聲增光



日月囹圄益明其志歔歔不忘乎君天監純忠
人稱孤介第副卿渙寵差足慰此幽貞而名號
靳揚似尚羈乎與望茲特謚爾曰忠介錫之
誥命夫危身奉上實副乎忠執一不遷允符乎介足
稱不朽真可以風祗服命詞永光來世

制 誥

萬曆二十年十月十八日

之 寶

斛山先生行實

先生姓楊氏諱爵字伯脩號斛山富平縣党林里
獨戶村人也世居萬斛山之陽因號曰斛山云生
而美姿身長七尺穎異剛介取與不苟言笑不妄
年二十始奮志讀書終夜不寢家貧苦無繼處之
資恒以薪代之兄靖任縣掾御史案繫獄擬重罪
先生徒步數百里訴救甚力被通械監候在獄讀
書未嘗輟也一縣丞因繫辱之楊大尹至見其文
驚曰奇郎也何得至是即令在外讀書時給以油

薪資助焉年幾乎自立之時尚未入黌聞朝邑苑
落韓先生講明性理之學負笈從之苑叩其學稱
之不已督學漁石唐公歲試連置首列薦之按院
慶其得人焉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於食館中拾
遺金一裹食畢待之少頃遺金者來索之館人先
生詰之遺金卽以實告卽以原裹付之遺金卽分
金以謝不允請主於其家是秋中鄉試第三名連
登己丑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湖廣吉府蘭州
肅府河南伊府餽送堅却不受曰為士餓死不食

人非禮之食凍死不衣人非禮之衣豈可受此餽
耶

世宗皇帝議追崇禮被譴者衆上疏云臣奉使湖廣
眼見百姓飢餓挈筐執刀卽割死者之肉烹食道
傍縱使周公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飢餓之
民者疏上待罪蒙

旨該部着了來說隨即戶部發廩賑救全活者衆任
行人三載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權奸弄柄
嘆曰古人朝拜官而夕上疏吾寧尸其位耶草疏

將奏聞衆以母老止之遂告歸養抵家母嬰疾迎
醫調治不愈癸巳春正月母棄世哀毀骨立廬守
墓傍朝夕踞泣喪祭遵守家禮在廬教人讀書弟
子來學者衆天性亦從門下先生天文性命之學
無不淹貫一日講蔡子律呂新書一二日尚未竟
究謂人曰蔡子用半生功夫方造此地非後學之
可及也今之學者務舉業之外探理學性命者能
幾人哉先生所得若此器闕堅卧不起按院薦云
守已勵無求之節論事持獨見之明三年廬守竟

傍始終秉禮一簡不通官府內外感孚庚子秋應
詔起用寄友人書云大丈夫學周孔之道懷匡濟
之術必懋勲業於一時垂休光於百世不虛生而
虛死斯可矣豈以鄙末之遯避林野稼穡糊口與
鳥獸同群者為見哉區區欲策此駑劣之材少樹
尺寸之效報

國家養育之恩期不與草木同腐朽此心此念夙夜
耿耿但今弱病不瘥未能也是年九月入京復授
河南道監察御史任職五月巡視南城不避權貴

辛丑春二月初肆日上封事數千言備論時政關
失

上震怒拏送鎮撫司監候十三日夜笞四十七日
復訊鞫笞三十拷掠備至晝夜梏鎖昏惑未醒數
日獄卒以為死矣即以厚被覆面上至半夜嚮一
聲通身汗沾被已離身矣先生畧蘇夢關聖賢來
救云繫獄半載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巡按
陝西監察御史浦公鉉上疏申救皆笞死獄中繫
及五載乙巳秋八月十二日

上符鵞神釋放發原籍為民抵家甫十日九月十一
日

上密諭東廠拘拿錦衣二人至門拜

肯畢即行親朋哭送之臨行詩云白衣黑馬出鄉城
飲餞多君揮淚情世上誰無生死路不須分袂嘆
危行十月二十四日至京下東廠獄隨即轉鎮撫
司照舊監禁復繫三載丁未冬十一月初五日

上夜建醮事宮中火起

上圍火中救出聞有神言呼及先生之名者

上驚悟傳

旨釋放次日詔云昨戌刻朕于大高玄壇夕禮懺文
畢少憇聰法衆值之四面火起圍處無逃者三十
餘未及二三刻宴霄山要安山右裏毡屋俱燬前
歲仙鳶着放楊爵等諫言以為言我焚脩為當者
今果中之茲急先釋爵之故召卿等耳先生二次
繫獄共計七年出獄人情交慶以為君明臣直盛
世所稀覩者也獄中所著有周易辨錄中庸解詩
文數十卷自丁未出獄歸來以教授生徒為事視

不義之富貴漠如也至己酉冬十月十四日子時
以疾終于正寢臨終自著銘旌墓誌以表其心焉
嗚呼先生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大倫之篤舉無愧
焉若夫生平嘉言善行多矣茲僅於耳目之所見
聞者掇拾其一二以備遺忘以俟大君子採擇焉
隆慶六年夏五月知禹城縣事邑人門生由天性
撰

墓表

李楨尚實寺卿

斛山先生身久而名彌白寰宇中有知之士莫不
仰之如泰山喬嶽垂首屏息率望而走也先生姓
楊氏諱爵字伯修陝之富平縣党林里獨戶村人
世居萬斛山陽因爲號故學者稱爲斛山先生云
先生家素貧弘治癸丑冬十月二十四日母氏誕
先生媼氏家媼隣目火光起駭來視則懸弧室也
長美姿容身滿七尺頽脫剛方慎取與頓笑絕不

餘人蓋共性然也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
資嘗以薪代燈夙夜罔或不勤每之隴上耕即挾
書並耕而讀意欣欣也念人以聖賢爲師不爲人
下力行孝弟言行秉之忠誠兄靖少叅邑掾惡段
令申置重典至是十越年所直指使緝捕孔棘靖
逸去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厥寃被逮械過犴狴署
邑事丞繫辱之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尸見
而驚禮曰奇郎也胡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
之學年二十八歲聞朝邑汝節韓先生講性理學

躬輦米往拜其門也韓先生睇先生貌行行壯也歎
卻束修禮父蓮峯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
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審
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傳習
者皆自以爲不及也督學使唐虞佐公校執連置首
列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館中突一囊金在
候馬遺金卽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舉金付之
遺金卽謝寡取先生峻不允敦請家止宿馬是秋
以書經掇第三名詰歲己丑登羅洪先榜第授行

人司行人職維天子使將宗伯封祭儀遣宗藩行禮舊藩王重天子使來豐縉饋送以爲常先生行役三年往雍之肅府中州伊府楚吉府且三儀物俱堅讓不受嘗自語曰爲士餓死不食人非禮之食凍死不衣人非禮之衣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重天子使耶嘗

世宗肅皇帝議尊親禮薦紳譴斥者甚衆先生上疏臣奉使湖廣地方眼睹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葷肉鬻啖道傍假今周公禮文盡行抑何補於老

羸饒饑之艱上之司舍待罪獲下民部發廩賑救一時全活者萬計壬辰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見枋臣弄威福拊心嘆曰古人朝拜官而夕上書吾寧尸臺端位奪耀榮耶草奏鄉人有闕之者偕親昵來環視莫可措手闕以患白毋止之于是浩然請告歸毋嬰疾庭重脆養醫不可瘳癸巳正月卒躄踊號泣柴毀骨立喪葬一遵家禮廬墓傍三年孺弗躡城市冬月竹筍生兔馴統其徑人咸詡爲純孝所感云遠近聞公處學牽率就廬野受業于

是讀喪祭禮為諸求救者解惑奄有終焉之志服
闕堅卧不起簡牘不謁公府再六年行部使者交
章薦之劾厥行不可已庚子秋

詔起其家幡然戒行曰曩母故不盡言今何搜戀乎
大夫夫學周孔之道懷匡濟之術必懋乃勲區區
策此駑鈍少樹猶為報國家尺寸與此長栖菟裘
孰若耶是年九月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
權貴斂手以避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媿媿
數千言大約天下大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

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今之輔政者
諛郭翊國璉為巨蠹二則凍餒民間不憂恤遠為
方士修雷壇為媚竈事三則大小臣工久弗覩
朝儀之一宜乘時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
禁內非制五則挫折諫臣諛調乘隙競進辭具載
原疏中見者錯愕失色莫敢正視

上赫然震電馮怒命錦衣使執北鎮撫司監候究竟
其說十三日夜榜四十又三日訊鞫復榜三十拷
掠備至追交構者言先生一無訕是日都市風大

作人面不相覩京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
如此先生身晝夜梏鎖中屍肉綻若懸珠少焉手
割之血淋漓滴地成池氣息奄奄日昧惑不自省
守者以為死矣被覆之半夜忽然一聲汗如雨鞋
矣守者乃戒嚴不少弛右脛梏木轉合成瘡自分
必死園土冀速斃為幸東廠日更迭伺言連以土
蘇校尉宣來心測苦楚狀不忍耐拾重瓦間合慮
瘡自此尋愈宵人有譖蘇提督者笞視辦事後筦
司者沮供食不進屢頓厄殆時有張子者同室戲

納索饘焉得緩死數月形體孱藥動輒仆地戶部
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
益戒嚴聞習而無誰語踰年工部郎劉魁再踰年
吏科給事中周怡先後下獄驩焉降心以相從也
廟摩修詣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詩文賡歌身世頓忘如是者
五年乙巳秋八月十四日

上祝紫姑仙箕釋放田里同坐周劉舫由洛水逾臨
清閘西去魯不意厥衛之施其後也抵家甫十日

錦衣將駕帖至拜手遂行親朋揮淚送別不為動
十月二十四日下厥獄旋轉鎮撫司禁苦楚復初
得章勺力厥使楊棟言獲自供米物繫復三年丁
未冬十一月五日先日籌易與周劉飲謂曰今須
盡此杯中物明日吾儕難滿出矣恐弗似此時也
是夕

上建醮大高玄殿火肆發不可嚮邇火圍中恍聞呼
先生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為民人服其先知云
先生兩繫詔獄寒暑八易既出人情交慶主聖臣

直世稀覯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當復柱礎棟梁為
後人楷模先生曰嚟臣得歸骨于秦幸也敢不拜
賜自是專教授生徒為事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與
農人同甘苦乏儋石儲瀟然常樂無憂謾設冷松
下風視變浮雲倘來之富貴罔芥蒂目睫矣己酉
冬十月九日猝大鳥集居處村北先生杖藜消搖
其處不樂曰漢揚震之鳥至矣兆在我乎十四日
午時而歿年五十有七易箚之日援筆題旌云五
十餘年生長人世未盡聖賢之道兩受天祿還形

地下難忘君父之恩其自立誌拳拳子孫從善為
言無煩辭北地李慎氏曰余歷相州每至商姜里
城未嘗不展拜文王祠下登演卦臺徘徊四顧而
去意嘻此大聖人所為也讀漢書蕭望之從夏侯
勝獄中受書事又未嘗不賢其人視死不二利害
不怵也大凡人之身罹大難慷慨殺身易若虺蜺
其身隳隳其行方悲號籲天乞延斯須假借而喘
不可得獨非具大材力大涵養視患難還來如蟻
蝨過耳烏能坦然由之與之化而齊哉先生苦人
所不能苦甘人所不能甘求仁得仁無纖介尤怨
念夔夔齊粟惟願國底寧謚而工夫愈久愈邃常
編數絕天地人物吉凶得失之理探討淵微暢為
辨義一書與合志友交警身心比老于家動履真
確不愧百年身後之名豈非日月爭光川嶽競秀
冝人之仰之不能終諉也已

穆宗莊皇帝肇極復其官追贈光祿寺少卿廕其嗣
先生父攀母李氏祖通整其曾祖也上世無考配
張氏生男子四人長偲教諭以嫡孫恒官贈文林

郎上林苑左監丞次仕偉侯俱庠生孫男十人長
即上林君恒思出承先生廕悌開泰慎愉仕出鳳
麟偉出效節侯出曾孫十人玄孫一人恒適追先
主事命楨表豎阡道揚休烈示來許用申之辭歌
以祀先生焉其辭曰

漢季清白大尉公曜靈炯炯照丹衷蚪蚪狼籍紛
磨礱手披六執方庠洪鴻鱣暮夜燭雙瞳錯落銀
浦羅胃中銜見挽槍輪心灼千秋顯屹摩蒼穹萬
斛威蕤晃隴瞳騎龍寥廓下鴻濛焜輝伯僑趾鳴

雄虬鱗虎背搖青驄封狐杉鷄竹兔馮排雲閭闔
叫不通岸室可作蓬萊宮霹靂神珠走霧縈文章
何處覓頽風冰壺玉衡緝熙功脫略縲緲罔自弮
八年厭見赭衣紅霜重鼓寒蘊毳毳海翻運走焰
燒空儵忽赤鏡開方東金距唱送襖禳翁黃帽火
耨瀉藥籠一日鵬鳥過林叢石裂夫驚逗前縱蕊
芬孝祀歲裡崇黑衣白馬回關潼朝陽孤鳳泣梧
桐依然沆瀣吸長虹

讀楊斛山先生文集說

自昔志士仁人蒙難砥節吐辭舒憤伸剛大於摧
挫之中發英華於沉頓之餘徃徃與日星爭輝
震比烈越數百載而感人動物不衰也今夫三尺
童子聞龍逢比干之名無不蹶然起立改容屈平
之騷武侯之表讀之者輒呻吟咨嗟歎歎若絕流
涕而不能自止若是者何也彼其忠義誠足慕尚
故接其言而惻愴乎人之心廉頑立懦風後世而
不窮也其裨于世亦不小矣

集言卷之五
明興以來直節敢言之士未易具論論其炳炳者
世廟時稱二楊爲斛山椒山先後並以言獲重遣下
詔獄椒山分死而死斛山分死而竟得不死死不
死勿論而其勁節英聲凜凜乎百世猶生則一而
已不佞僅能典謁時即聞先輩談二先生之名已
慨然有懷想見其槩迄今而常若形諸寤寐也者
頃以愚昧微

王上恩拔置西臺今奉

命視鹺河東斛山故關中人富平其里也竊有意乎

履先生之墟原而吊之既得先生文集于其孫頰
原公恒處盟手展讀不覺喟然而嘆曰吁向吾未
讀先生書意先生骯髒骨鯁古牽裾折檻之流耳
乃今而知先生其所養有大過人者夫犯雷霆抗
萬鈞先生能之人亦或能之顧得于感激者易渝
發自意氣者易摧始未嘗不砒兀而卒茶然也先
生處囹圄者十年一日而不忘愛君鉞鉞刀鋸當
前而不爲動震撼危疑九死而卒不少悔此豈悻
悻自負矯焉以近名者之所可幾及哉方是時先

集說卷之五
二
生之所憂者在

國社之安危而不在一家之榮瘁所惧者在

主德之隆污而不在一身之生死如曰平生不洒身
家淚兩眼今為天下潛又曰年來儆戒非因禍恐
致君王殺諫臣斯可以見先生之心矣夫自登山
之歌過湘之賦猶自不免于近傷先生處君父之
間獨綢繆係戀婉雅和平困羸已極而用情愈厚
曾無幾微忿懣之形于詞氣即所稱國風之好色
小雅之怨誹固不足為先生喻也語曰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于是先生不其近之哉嗚呼士君子處
世得志則立功不得則立言功以輔世也言以覺
來也假先生而得君以展布則

明且有伊呂假先生而得年以著述則

明且有濂洛柰之何其卒不然也夫書序傳記不足
盡先生之文然而其道處困者詳也讀之者識堅
志熟仁之定力風律歌行不足盡先生之詩然而
其屬悟主者多也使讀之者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易辨中解不足盡先生之學然無一而不切于躬

行也使讀之者知性命問學不離夫人倫日用之
實則先生茲集豈其小補于世也者哉先是吳君
安節代按山西梓先生集行于世真先得我心矣
遂為之說以授頻原公庶有所託以不朽云
萬曆丁酉莫春吉日曹國後學吳楷拜書于河東
之退省軒

記

楊斛山先生忠諫流芳坊記

萬曆戊子夏余奉命按鹺晉東循例巡歷西安府
屬富平聶令以公事謁余於蒲城余首詢以邑之
先達楊斛山先生大節皎皎有坊額表揚否令對
以

穆廟初年以卹典故立坊今漸圯請新之余復訊之
有祠祀否令對以建祠春秋具祭遂命之祠前另
建一坊題其額曰忠諫流芳云再逾月令具言先

生祠宇僻閨往來旌旆所罕經請於本縣南關孔
道處豎坊以聳瞻視余然之隨合匠鳩工標以肆
石飾以丹雘堅固文彩煥然新矣聶令因請記於
余余竊惟先生名滿宇宙芳垂百世兒童孺子咸
知其為一代直臣何藉於余之表揚哉又何藉於
招揭通衢而後顯先生之譽哉蓋有說矣夫人心
忠義原自天賦不假修為晚近世心隨習轉性以
俗移獨養元氣而不累習俗者千百人而僅見者
也其次中人之質每以有所勸而興以無所激而

阻下愚則勸激之而不能矣上智下愚世不常有
天下惟中人為最多故揚忠義以勵末俗夫亦司
世教者之責與此余與聶令建坊意也乃先生之
心豈以是為輕重哉昔虞唐盛時君臣之間有都
俞吁咈而無忠諫維時上下志同精神孚契士生
斯世顧不幸與此先生志大道之公心也自都俞
吁咈之風邈而始有忠諫之名已非先生之本心
矣忠諫不行而至於禁錮禁錮不已而至於械繫
痛楚百端流離萬狀卽身後有忠諫之芳聲而當

時或見以為彰君之過先生之靈不猶有悵悵哉
是忠諫流芳固後人所以名先生者而非先生之
自有也以是質於先生先生其以余言為然耶否
耶遂勒石而為之記

萬曆戊子歲季夏月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劉銘吳達可撰

祠堂記

賜進士奉政大夫尚寶司即前吏科都給事中

兩朝侍

經筵涇陽維遵撰

楊公諱爵號斛山關西白平人起家進士行人授
河南道監察御史

世廟時好直言極諫瀕危數四不少挫抑時則有若
太僕楊射洪最車駕揚容城繼盛皆以直聲動天

下人號嘉靖間三楊云

隆慶改元錄卹往忠射洪贈右都御史謚忠節容城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各祀於鄉公贈光祿少卿崇
祀無宇巡撫董公世產巡按劉公光國檄縣相基
鳩工創祀為堂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以峻垣
重門翼張徃編門後日拱掃除焚脩香火有司春
秋饗祀布在公令公庶孫詹事主簿恒問記於遵
蓋祀祀堂肇脩歲時云祀堂告成事萬曆六年某
月也徃遵槐角時知慕公名高計走謁門墻觀其

丰采至今有遐想焉公忠讜封草備錄石室直節
正氣服在當時信於後世談者不偉其難即高其
標豈知公見道分明學識其大危言若夷亢志若
抑分義在我自盡而已曾少謂竒且難邪初公從
遊苑洛韓先生邦竒與容城為同門友師友淵源
夙契道真且富平習重氣槩吏部尚書張鷟菴統
以仗節祀公以獻忠祀天植其性益多於習人文
世傑不愈靈其地邪嗚呼觀羨墻於廟貌思景行
於高山其足風世也與西安郡守羅公惟垣雅崇

先烈捐俸伐石勒碑

祭田記

蔡燾同年御史

夫宇宙間孰為貴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為天地之
正氣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
百代之清風立臣子之準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
乎先生家世關西之富平予進士同榜兄也初受
學于苑洛韓先生燾亦先生門下士寔有同道之
雅嘉靖己丑同登進士同銓授行人後三載同選
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謂予曰老母不任驅

馳家在二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歸以盡烏鳥
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勅贈之榮寧不少
待斛山曰蔬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位
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幸成吾速歸計予為白之
宰執部院諸公無不稱重別後以養病違限例不
起用予亦以言事忤

旨黜為編氓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已亥秋以兩京
言官之薦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召用予丁
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書血言廷杖而卒斛山亦

以罪下獄得與斛山相見時劉晴川正郎亦以盡
言與斛山同繫劉舊鈞州守予曾疏其賢又相知
故人也 在獄同處者二旬餘予被謫黜獄二公各
有詩相送予亦有詩言別予歸後復被黜再為編
氓斛山蒙

恩赦得釋與劉晴川周都峰款至文登不果復被逮
械送入京仍下獄又四載首尾八年復蒙

恩赦得歸家居數載而卒癸亥春斛山長子偲以應
貢赴京便道來訪詢其家事及歷履曰家君復被

建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解衣衣之予
隨之過趙州石橋東指曰此去寧晉四十里昔與
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州相會渠豈知今
日子過此橋家君自居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
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學
月廩予曰斛山兄介正清操朝野知之李石疊曾
為予言廬墓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卻之
况他人乎噫昔道義相期出虜畧同斛山已矣予
犹碌碌苟全恨衰年不能遠出持生芻一哭墓下

今日無以為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為斛山兄置
祭田一區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
情嗚呼先生天性淳友真誠直諒二親之沒六載
廬于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恩義孚于族
黨徒步從師講明理學敝裘疏食怡然自得事師
如父處朋友如兄某躬行實踐苑洛先生重之別
時為筮睽大畜二卦知將來之必至此及授使職
蒙持旨勅蕭藩事的量中正克當上心奉使藩封
卻金明義高風灑然晉秩西台論事建白同列推

仰元老九卿無不稱重及五事一疏忠誠剴切鳴
朝陽之鳳鳥屹底柱于中流矣君子評曰學有師
承潛心理窟真知實踐不貴言論方之橫渠張子
藍田呂氏造道則一而力行為多方之晉陽有道
關西伯起行義則均而忠真愈勵是乃百代殊絕
之人物明時全德之君子名並華嶽氣作列星其
炳烺于窮蒼乎予二次放逐林居者已三十年仕
途故舊絕少所拖置祭田者長安順泉張先生先
生道義大君子也以名進士釋褐為真定理官其
待鄉士夫不以顯晦有與每必出必便道相訪故
予懇托之以有成為謹記

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九月吉

祭文

同門侍生楊繼盛致祭于

天下第一人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惟公之智
足以灼事變惟公之勇足以犯雷霆惟公之忠足
以動人主惟公之誠足以感鬼神惟公之節足以
歷窘辱困苦生死而不變惟公之名足以同天地
日月明且久而不朽視彼奸諛隱密與禽獸草木
同歸腐者何啻霄壤則公之死也亦何恨乎方公
之北上也我韓師翁嘗以大畜睽卦教之矣既而

公用大畜棄睽卦而不用豈非忠貞剛直之氣積於中而不可忍故於師訓有所不暇顧耶始公在獄人皆以為必死乃賴聖明得以生還及公歸家人皆以為天必以壽考報而公乃竟以憂國成疾死豈非公之忠愛出於天性故在囹圄如家居在田野如朝寧耶方師翁歸致與盛相別也亦嘗以教公者教之矣既而亦違背師訓棄睽卦不用已至於此豈韓門之頑徒乃國家之直臣耶盛責宰相書內云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目前

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不惟以義言之其較然分明雖以利言之其輕重亦較然可懼盛嘗自以為平生學問所得力者在此豈公之所為所見乃先得我心之同然耶要亦同得師翁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之教而不敢忘也嗚呼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每歔歔而不可禁况與公同韓氏之門又同此愚直之心憂懷如海孰為知音安得起公于九泉連床數日共吐肺肝乎時人有稱韓門二楊者顧淺陋何敢與公並稱方公立朝盛尚帝命及盛在

位公已云亡既不得共從王事斬奸佞矣公之完
名高節已不負師翁之教而盛尚留此僥倖不死
之身若宇宙贅疣於公深有愧焉仰天長吁無可
柰何行將納此再生之身于朝廷從公於九泉之
下共大笑大哭一場而已惟公其相之尚 饗

東吳友人周怡酌清氣二酒奠瓣香哭奠于

明御史關西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斛山先生
遽止於是耶先生鍾宇宙海嶽之靈產終南大華
之間居鄉建表極於四望立朝屹砥柱於中流孝

弟通乎神明忠信貫乎金石五事之陳先憂表臣
子之寸心七年之繫忠誠動聖主之再釋元氣扶
於兩間聲光播於四夷學士大夫孰不稱關西之
夫子兒童婦女罔不識有明之直臣怡僻陋鄙人
素仰捐介承乏畿郡漸悉冲和庚子之秋盡方欣
起用辛丑之春初俄驚被逮怡時不揣狂妄輒草
奏章欲叫帝闕而排閭闔中危母老而焚狂妄藁壬
寅備員諫垣癸卯例同詔獄時有江西劉工部煥
吾君三人一飯必同惟予與君之罪為重五載萬

死不二惟君與劉之德是依吉凶同患生死曷忘
清源之別慷慨西行固宜有再聚也涿鹿之分痛
哭東望已兆為永訣乎怡罪逆獨深天所不宥至
家旬餘先母遽失泣血三年時猶有江東渭北之
思夢魂萬里豈期斷閩海秦雲之望嗟此訃音胡
為乎來哉元夕前期得全椒戚南玄之報云變在
去夏予則得公七月七日之書手澤宛然直訝其
非也又七日得通州胡倉使之報云變在十月之
十四日則不能無驚疑矣人莫不願公壽考無疆

霖雨蒼生磐石宗社植立元氣炳煥斯文而孰忍
無故哭公耶嗟嗟我公今果止於是耶公有仁人
君子之心有丈夫豪傑之氣有春風之和有秋霜
之烈有河海之大有大華之奇公今果化乎當為
雲漢之昭回當為日月之照耀當為霖雨之霽霑
當為雷霆之震動當為龍見當為虎變當為鳳德
當為麟仁當騎箕尾而正列星當座紫府而宰司
平是皆有可信乎精一之學必底純粹尚有渣滓
不妨澄徹幽明無間其尚矚予愚而撤予蔽吾有

斗酒藏之三年以待君開今西望傾酌神其旨飲
臨風痛哭此情無盡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謹以牲醴香帛之
祭遣官昭告于

明贈光祿寺少卿斛山楊先生之祠曰嗟嗟先生其
道猶龍河華耀采詰人萬生氣培浩然光分列星
昔我

肅皇神聖英明御下凜凜日月雷霆公為柱史義氣
稜層卓奏萬言顯諫

彤庭萬言伊何貴戚勲庸顯諫伊何方技縱橫

帝乃震怒械繫獄中衆皆失色公獨從容繫更九載
飯糗藜羹嗚呼艱哉日益窮經蒙難正志遇坎心
身范滂勁節比干孤忠

帝曰惜哉釋之歸農優游林麓鳳舉冥鴻大用未果
梁木其傾雖則既傾正氣愈崇

帝曰嗟哉恩錫斯隆羽化郊垆川原底平太山北斗
大節完名予承

上命巡視西京爰思哲人蘇蘇淚零我牲既潔我酒

亦清英靈不寐牖我頽蒙嗚呼尚

饗

禿祿寺卿原三友生馬理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

明御史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惟靈質兮如繩又

重蒙兮養貞緣貧窶兮傳遠羗挾冊兮薈耕值縣

令兮求胥爰辭役兮入黌繼齋糧兮從師遂時就

兮雪螢乃邁征兮大畜歛彙進兮顯名載彈冠兮

豸角却其節兮蘄冰思尊主兮堯舜犯天顏兮用

情忽雷霆兮震怒分捐身兮捨生鐵獄深兮孔嚴

夕桎梏兮朝荆援者戾兮孔多子慟傷兮屢傾仍

學思兮有常忘春秋兮數更在縲絏兮八載荷天

明兮爾瞠帝浩蕩兮施仁赦出鷄兮未鳴子感恩

兮圖報約麗澤兮心勅胡彼蒼兮弗吊殞吾良兮

葉輕眺涇川兮疇語向郤言兮誰聆瞻斛山兮無

人遺予獨兮焉盟歲既宴兮臨除送靈即兮佳城

時一觴兮祖筵淚隨墮兮雨零尚饗

潼關兵備副使王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

明御史斛山楊先生之靈曰嗚呼天地正氣為道紀
網物得其正麟遊鳳翔人得其正至大至剛為忠
為孝為賢為良要皆關宇宙之氣運與玄化而翕
張不待生而謂之存不隨死而謂之亡惟公天資
英邁志氣激昂弱冠抱成人之志讀書得體認之
方謂學以希聖為準則而功以治心為康庄言行
本由一致終始念罔弗臧既而主司以明經膺薦
里閑以廬墓表揚其處也為鄉俊又其出也為國
禎祥及其茂登甲科我冠廊廟目擊時事志切贊

相食芹效野人之獻徒薪抗徐福之章斥堠豺於
當道效鳴鳳於朝陽天下聞公之風恨不能摳衣
面炙而請益予也誦公之文亦不覺義氣填胸而
慷慨真足以羞未死之奸諛激立朝之冠裳壯國
家之元氣增河嶽之精光扶聖學之正脉續折欄
之餘芳跡雖潛於草野望實重於朝堂夫何一夕
西風玉樹凋瘁曰正人亡矣豈四蛇之盤足抑二
豎之為殃何報施之乖舛慨天道之茫茫予也始
以中國有人為朝廷賀繼以斯文早喪為吾道悲

復以斯人不能究其周斯民不獲被其澤而致怨
於彼蒼嗚呼噫嘻孔韓有云夕死可矣苟余行之
不迷雖顛沛其何傷况乎正論獲伸聖德昭宣公
之志得矣不祿而祿名滿天下聲播朝陽公之志
行矣亡而未亡有肴在豆有酒在觴知我生芻之
奠冀來格之洋洋尚

饗

分守關內道布政使司右叅政年生胡松謹以
牲醴果核特遣縣文學博士告于

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之墓曰嗟嗟先
生蓋可謂明室忠貞之臣四海豪傑之士不獨關
中一代人物而已始松讀前史至主聖臣直之說
竊喜當時二子之有遭其言傳至今人士徃徃誦
說稱引之然豈若吾斛山之遭赫烏光宇宙塞華
貊動天地而感鬼神若此之烈耶信非
主上之聖無以明先生之直而微先生之直抑何以

光揚

主上之大聖耶今其事徃矣先生之神陟降下上與

日星河岳同流而並著矣獨恨松起廢入關弗克
及仁賢之存而事焉以匡翼不逮而敦年好則豈
非子孟子之所謂命耶然人如先生要之未死所
望泠泠然來通精誠明啓佑以佑公之鄉人也翹
跂中山想像拱木何時展拜一副瞻馳嗚呼監哉
尚饗

陝西巡按監察御史林道楠謹以清酌庶羞之儀
致祭於

明御史

勅謚忠介公斛山楊先生之祠曰嗚呼天地正氣既
大且剛至人涵之手握倫常方其現身而偶出則
為逢比之忠曾閔之孝夷齊之廉九死不悔而百
折何妨及其體受而歸全則為說之騎箕脊之怒
濤弘之碧光委形可滅而浩氣非亡試睥睨乎千
古非我公乎誰當故其少甘窮約晚錄膠庠帶耕

鋤耒穿壁借光束修其心金玉其箱覺獲虎之易
執慨求伎之非臧嗣觀光兮上國漸驟足兮康庄
秉素系於終始嚴一介於藩王迨其進秩柱史奮
筆皂囊徒為政母而身未敢許遂執親喪而廬守
墓傍既應特召而赴闕即矢初志之終償盟心補
袞捐軀抗章精忠貫日烈氣凌霜一則以汾陰之
鼎百寢之器乞碎之於堂下一則以采狗之當沽
齋鼠之依社願得請於上方讀公之疏者且黯然
而痛哭流涕公身處之者毅然於赴火蹈湯尊足
雖存剥膚備嘗園扉八載囚服累箱每釋經而談
易視囹圄如福堂天啓聖明箕仙降祥青鞋布襪
終歸故鄉隱居教授泌水洋洋四海望公以祥麟
瑞鳳何日一呈其儀彩柰造化厭溷濁之世不足
辱公之翱翔故收其神明以還大化之無盡徒留
其芳軌以示後人之永望楠越在南海仰止不忘
幸列西台猥側班行按接秦中式公門墻嘆儀刑
之在目想顏色於屋梁赤裏耿耿亦有剛腸每懷
學步未卜行藏謹稊卜布茲拜公祠下而述此生

平之念於彷彿之觴靈如不昧來格洋洋尚饗
昔

萬曆歲次己酉仲春之吉

知富平縣事琅邪宋日就校刻

輓詩

五言律詩

梅守德郟御火

天下奇男子關西老鳳翎孤忠懸日月直氣犯雷霆
運漢獄傳經滿元城睡寤寧陽和不擇地指日到
深局

吾愛關西子丰采天下奇
我鐵豸冠詎肯徇狐狸
有言割以切有志苦以悲
生平報國心耿耿方
在茲吁嗟丈夫心百年苦
易馳生逢堯與舜肉食

將何為

惠孤松

夫子當朝傑孤忠振古今九重收諫草四海仰規
箴直氣天人護高風魑魅欽行看起宣室日月垂
光臨

七言絕句

龔澁

飛嶽門天贈

我愛關西楊伯起青天白日照丹心可憐相慕不
相見翹首天門息澤深

馮守

千古孤忠羨責難先生幸采動朝端玉階碎首心
曾剖不媿龍逢與比干

周怡坐槐下

東吳友人

萬斛山前柱史家貽謀忠孝里生花庭槐蔽蒂諸

賢護青蔭留為世世遮
日坐槐陰究此心青風似聽斛山吟共期雨霽滋
新意更長孫枝數十壽

趙正學 按察使

天門日射雙龍闕雲淨春歸萬斛山千載幾人推
伯起高風隨處可庶頑

馬理 三原縣人
光祿寺郎

明月山前水帶圍菜花開盡果花飛山川誰為爭
光采大宰庄東有繡衣 大宰張鸚庵也

原宥 蒲城縣人
刑部員外

抗節七年谷聖主孤風一代屬英豪三桮桑落乾
坤閑萬斛山頭日月高 去君遠也

七言律詩

羅欽順吏部尚書

眼看榮利獨超然家學關西故有傳直擬重陰當
晝泯肯虞喬木受風偏雲開月朗誰能卜義重身
輕我自權老氣為君增十倍願言加飯更鑽堅

龔

湜

御史時先生家
居寄贈

不見關西楊伯起壬辰丁酉六年間為問平生心
袞闕如何今日卧商顏簞瓢陋巷同誰樂野水孤
舟盡日閑海内生民多困病應須膏澤下塵寰

韓二憲

朝邑縣人寄贖繫錦衣獄

聞說天朝釋罪人迢迢消息恐難真只期名照他
年史豈料生全此日身耿耿丹心惟報國紛紛白
頭愧為臣故緣聖主多恩澤益顯高皇有救神
憂理分明見故人云云心事對吾真但求無愧非
要譽只欲成仁肯顧身感悟幾時回聖主拘囚何
日釋忠臣東床不寄平安信極目燕雲益愴神

周 怡吊墓

關西夫子揚伯脩萬里修途遽早休聖恩蕩蕩竟
莫報後學貿貿將焉求一代聲光齊華嶽百年骸
骨首山丘知君英爽應常在閩海還期神共遊
壯志嗶嗶欲進修罪餘衰病意全休關西大鳥來
何伯白下孤雲杳莫求絮酒不堪澆宿草吳鉤空
自掛荒丘兩年奔走傷心地拄杖從誰話遠遊

又別去

幽居君遇端陽七幾度蒲觴眉共顰多懼不知淹
節序先憂早已致殘身聯詩尚憶花間句對酌時
懷石凍春富平酒名此日生芻投墓下徘徊悽愴倍傷

神

趙卿總兵

耿耿孤忠出性成
抗疏朝奏動神京
長孺未得專前美
柱史于今擅后名
補過拾遺臣子分
用賢遠佞聖王明
惟知望主同堯舜
此是先生一念誠

馬理

石川御史鐵肝腸
萬死不回道直方
曾子學從魯有得
仲由聞即勇非常
一封書奏扶堯舜
八載天隨轉聖皇
詔獄放歸期望遠
德星零落智愚傷

謁墓二首

不說臺端豸鯨榮
英標直節慕生平
文章霄漢垂丹筆
儀度巖廊著白珩
浴日兩疏風烈烈
掀天一臂氣轟轟
絲羅猥結潘揚好
餘韻夕郎冀鳳鳴
常朝鐵漢獨依公
遺趾斛南正鬱葱
那有嚴霜回勁草
依然赤日抱丹楓
十郎宅第燕山近
荃距家咫尺
伯起陵園華嶽崇
冰玉世承清白約
濃沾渥露別精忠
時方結嫗

李應策

先是慕公者競為詩以銘其節而余和之書京
邸二首

中流聳峙壁孤超耿耿寸衷思欲焦霆觸軒墀來
震撼風生臺閣退炎熇旌名禁葦朱雲檻納約勉
從薛德橋九死一生言不諱千秋正氣碧冲霄
易學精微按象爻宵中涇渭幾魚清陽城憂國麻
從裂古弼匡時奕任拋曉色龍蟠回聖霽春光狂
狴荷天包匪躬一代嘉忠鯁歸去猶崇洗耳巢

李應策 時任都給事中

崇祀鄉賢呈稿

富平縣儒學生員許元吉等

呈為崇祀鄉賢以勵風化事切照本縣棠林里御
史楊爵先有純質夙好問學庶程越境徒步從師
致行峻潔動以聖賢為法不以富貴歆意其居喪
也廬墓三年未嘗見齒其守身也疏水終身其若
和羹事兄有若嚴父撫姪愈於所生非其道也一
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也九死無悔於己其為御
史也不欺而犯有堯舜其君之心其下詔獄也重

刑是甘無怨尤其上之意至若八羊幽囚嗜學死
如黃霸一時妙契疾書無異橫渠卒之感天動地
半夜赦出於龍樓誓死還生四海咸稱其鳳羽乃
於朝桎暮梏之際能有剗經注傳之文今遺稿有
獄中雜著中庸講說周易辯錄藏於家笥真古之
鐵漢今之玉人生為後學所宗歿當祀於膠庠者
也

巡按河東御史尚

檄云看得該縣御史揚爵古

行古心得關中之正脉有學有守真當代之名臣

丰采挺著於臺端魚頭鐵面聞望素服於月旦慶
雲景星事業膾炙人口氣節筆配泰礪本院不得
坐明道之春風頓消塵章又不獲式干木之高廬
少酌荆識然神會密於形交頌書劉敞之碑素裹
愈於貌敬敢掛延陵之劍為此牌仰富平縣着落
當該官吏云云盖公完名全節與日月爭光奚待
本院區區之表揚也但懿德之好人心攸同桑梓
俱瞻豈云物故所有未盡該縣加意繳

題斛山楊先生集後

潤自髫年聞長老人道語至先生即知景慕先生
比萬曆癸未丙戌間上試春官兩因梓潼何罔簿
知有先生上林孫與之語得詳其行事遂從其請
而誨其子正茂居無幾出令紫陽調富平躬禮祠
下求遺稿見有周先生都峰楊先生椒山植節一
時者其文畧有存焉欲申校以傳未遑也時則有
若

益臺老大人吳公巡歷蒲城潤以公謁蒙訊及先生

祠宇書籍語在前序中因諭以斛山稿若輩几席
間不可少隨檄下云斛山公正氣鍾乾坤之秀貞
風萃河嶽之英

昭代直臣

熙朝名諫其建坊祠前云潤以祠在治為靜地請
建坊通衢以永此不朽諭曰可乃建于今之南關
拾遺稿合周楊諸先生鴻製並得

恩詔墓表等篇彙為全帙分為五卷別卷周易辨錄
板在

藩司以日久刷多脫去者九求家籍得先生手稿
續刻齋補復蒙檄云表揚節義以勵一方風俗以
培

國家元氣匪獨觀風者之責亦縣令循良之政其速
之於乎敦崇先哲振起後學如公者何切至哉此
刊出識者豈惟見有楊先生而因以見維時之有
周楊諸先生諸先生之忠節不泯因可以脉脉動
天下後世之儆諸先生爵者公之風教遠哉是後
也校字則李縣丞從蘭陳教諭王道孫訓導善養

督工則楊主簿遇春石典史中元例得並識云
萬曆戊子歲季夏月

富平縣

南齊世潤書

楊
斛
山
遺
稿

今玉題

又附楊斛山遺稿



浦御史傳

關中楊爵著

浦御史名鉉字汝器號竹堂山東登州衛人登正
德丁丑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
親老乞終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
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
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胤
緒皆得冠帶閑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
靖己亥

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

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冬奉

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直平
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為緩急
之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
錦衣獄瀕於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
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
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
化理成言路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

比見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
懲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放宜諸
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退思
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
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
有

旨御史浦鉉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
獄擬以不當救爵之罪

詔答一百，與爵同桎鎖，七日而死。鉉初在陝被徵，秦民間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携幼，滿其車下，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鉉登樓望獄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間，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

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宵次矣。蓋鉉為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為闊大，略無瑣細苛刺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句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

相與鏹感其誠口占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
苦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
有泣下者鏹氣象毅然略無嗟嚟卑下語嗚呼可
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笞踰年
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
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謂爵展轉
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
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
咎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為洪洞縣知縣言前治洪

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焉其庚子
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
威者晉陽之豪傑也為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
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鏹
為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鏹至已奉

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
見其死而哭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鏹既死而爵之
罪愈益重矣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
士相繼而死今而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

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為人子而不能孝則為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志超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為當世之奇英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疏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為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毀馭之餘形狀藥藥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

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
救子為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為誰其人不以
姓名告但曰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廣東
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
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眾驚愕囁語及
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
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手畫
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
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

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
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為
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既
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墜人間草木愁
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
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為
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
者尚為冬月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
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

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
在躬而忘其身世為囹圄中之一羸僊囚徒也繫
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
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
未嘗以困苦鑿中告蓋恐為有道者笑也居旬餘
日錢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為別錢子曰靜
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
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
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巡按吾陝西處

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
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
為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筮移
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
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宜之余傍居移時始甦
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
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
事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
人材風俗之大略及所著全陝政要集繫過華陰

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為余誦
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
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
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
年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
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桎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
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
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之憂困而安順之亦
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特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為

吾兩人慰今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
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
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臥弗寧余知
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
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
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
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鐵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
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
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

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為正月初六日子時也
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
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
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
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
德厚者動而為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
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
矣夫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蘇蘇
焉而為沈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

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
靖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爵書于獄中

香灰解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
使邏者來覘即予臥側以殘甃藉囚板上相與偶
坐者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
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甃縫
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
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為作解以

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於此而有
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為永久耶二者
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
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
耳蓋賓筵廣設幄錦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叶
和切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呵旅
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決江河王猷下降
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
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

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
堊隴掩戶日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
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
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
監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
冒飛蓬額感氣喪肌削陽空縱蓄百金一動即窮
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結足械濃白血紅俯就坎
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恫甚至於
不能為心則閉目掩耳佯為瞽聾爾來焚此可謂

擇地擇人之未審忽於所入而謬於所後者矣又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堂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為龍為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為人為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為灰塵而揚為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從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為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燬以烈火騰為烟氲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為奇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龍逢比干相與為羣爾宜自慊胡為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一相尋也

夢浦竹堂詩

去歲茲辰長別我今宵夢裏再相逢醒來想像音
容杳雙淚空流老眼中姓斑青史心猶在身葬黃
泉事已終雨洒風吹永難盡總為人世恨無窮

哭浦周二公詩

二子殺身良可傷老夫念念不能忘欲將往歲顛
狂事同到九原笑一場

附錄終